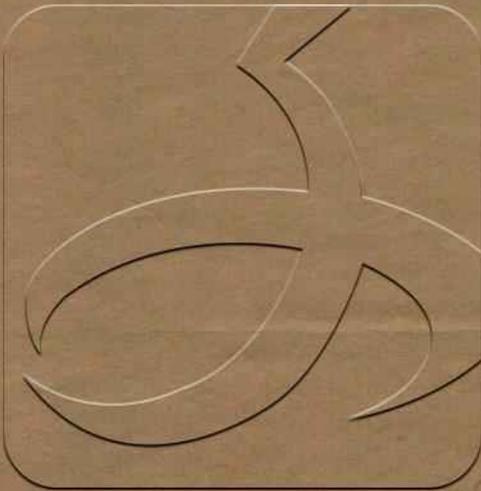


68-116
42 + 5
21P



國朝文錄卷之二十七

奏議類上編三

蠟丸疏

李光地

臣惟八閩疆宇褊小糧稅稀薄今自二賊蹂躪兵革不休

骨剝膚民以大弊而賊之勢亦窮矣此時官軍誠宜以急攻

為主不可置此一方曠日持久恐粵東江右必生他變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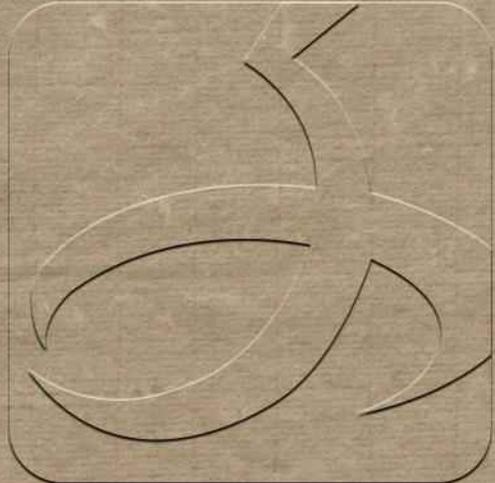
謂急之之道不可不審也今耿逆方悉力於仙霞關鄭賊亦

併命於漳潮之界獨汀州一道與贛州接壤之處防備極疎

耿逆置守禦不過千百疲卒竊聞北來大兵皆於賊兵多處

盡力鏖戰而不知出奇兵以搗其虛此計之失也以臣愚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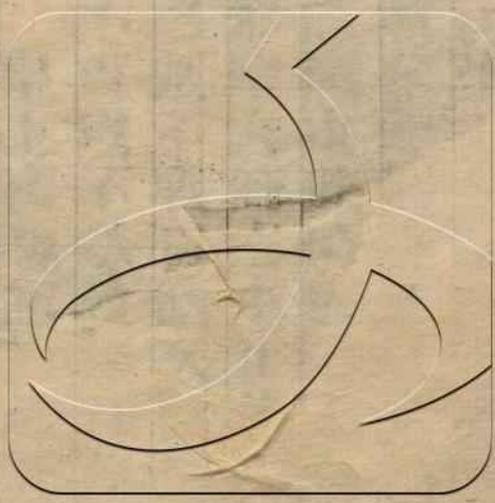
之仙霞地連浙江衢州等處杉關連江西廣信等處漳潮連
惠州廣城等處此三者本地經制之兵堅壁深藏虛張聲勢



自足以控制羈縻之至於汀贛一道爲宜因賊防之疎選精兵萬餘人或七八千人詐爲入廣之兵道經贛州遂轉而向汀界贛州至汀州七八日耳而汀州至福州泉城來往非月餘不至比二賊聞知則大軍入閩久矣此所謂避實擊虛迅雷不及掩耳之類也此時賊方悉兵外拒內地府州縣盡致空虛所在殘黎望大師之來正若時雨苟出汀州小道橫貫其中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矣漳州守臣黃芳度嬰城固守以待大師此不可以不急救而汀州漳州地略相屬接應尤極便易臣乞 皇上密馳詔旨敕總兵官閒謀虛實隨機取效仍恐小路崎嶇更須使鄉兵在大軍之前步兵又在馬兵之前庶幾萬全可以必勝臣今者雖已爲樊鳥湯雞然葵藿之心晞見太陽尙幾幸於萬一倘有可採伏乞 睿鑒施行

緣在患難之中奏對失體仰維

聖明照亮



請分試以廣真才疏

姚祖頊

臣備員省垣出入掖廷仰見我皇上勵精圖治宵旰靡遑復於萬幾之暇畱心經史篤志勤學真足度越百王垂法萬世矣乃猶聖不自聖下詔求賢令內外諸臣各舉品行端方文詞卓越者以備顧問著作之選甚盛典也諸臣仰體皇上崇文德意各舉所知共一百八十六員名凡草野潛修之士以及服官通籍之彥輻輳輦下踴躍懽忻莫不願獻芻蕘期以摛藻陳詞鼓吹太平誠臣子不世之遭逢也惟是考課之法聖意淵深非凡愚所能測但臣之愚忠總過計者以天生人才原供一代之用而人之負才不一有所長即不能無所短優於此又或者絀於彼故漢詔有賢良方正孝弟力田等科又詔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域

者如公孫宏爲相起客館以延賢人一日致賢館其有德任
毘贊佐理陰陽者居之次日翹材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中
二千石者居之又次日接士館其有一士之行一藝之長者
居之俱未嘗拘一格以繩天下士也今我皇上所重者學
問淵通必曉粵治亂天人之理以有適於用者爲上其詞藻
瑰麗聲韻鏗鏘一切風雲月露之章乃其緒餘輕重不愈曉
然耶卽如孔孟諸賢亦分四類信兼才之難矣伏乞皇上
睿裁并勅閣部大臣酌定考課之條其有淹貫經史羽翼
傳注優於理學者爲一選其有留心時務考究政治長於經
濟者爲一選其有才華典贍文詞高古工於詩賦者爲一選
臨期命題出自上裁各抒所長不必求全勿以幽僻典故
爲博勿以雕蟲末技爲能總期遴選實學以副求賢至意非

僅空言浮詞侈爲文人墨士之點經已也抑臣更有進者歷
代薦辟原無定額少者或數十人如宋熙甯三年諸路薦送
者二十二人至則試舍人院賜官有差多者至數百人如明
初洪武十三年詔赴京者八百六十餘人各授以官今一百
八十六人之中到京者一百四十有餘未到者亦甚少矣其
中或有眞病實情安於隱逸者堯舜之世自有巢許亦可聽
其肥遯不必過爲強之也其已到者內有葛衣涼冠不耐嚴
寒若必俟齊集旣無定限徒煩咨催經年累月恐終難齊而
且虛糜餼廩甚無謂也合無立沛恩綸定期考校不越理
學經濟文章以覘其夙抱則得人之盛傳之史冊流馨百代
矣

會議設有條約所以防姦治貪之法嚴且備矣臣以爲立法非難用法爲難行之稍不斷則或張或弛而人得逃於法之外守之或不堅則一出入而人得遁於法之中聖王用法較若畫一賞不遺疎遠罰不廢貴近此其要術也昔者齊威王烹阿大夫而國中大治漢文帝不赦薄昭而朝廷肅清今當立法之始尤宜堅如金石不可稍有曲貸茲科臣以不職督撫指名參奏 皇上赫然震怒嚴加處分乃東撫浙撫已經罷黜而江督某仍然畱任臣恐天下有以窺國法之不能畫一也得無以某方在戎行姑責其摧鋒之效乎臣按某在江右最號貪殘失人心軍民一體不能撫民焉能撫軍江右本非叛區自某莅任以來寇盜蜂起屢破城邑致煩大兵撲滅擾攘連年僅而後定才略可概見矣京察大典已經革職

特恩畱任宜何如報效乃數月以來未聞其出一奇展一畫身先矢石陷堅克敵有可紀之功也天兵所集謀臣猛將如雲如雨何藉此一臣而爲之特撓國法耶黜罰臧否不宜異同臣敢誦諸葛亮之言以爲 皇上告夫立法而行之不斷守之不堅與無法同臣願 皇上之畱意也一日廣言路伏讀 上諭地方官吏諂媚上官苛派百姓總督巡撫司道又轉而餽送在京大臣其於中外情弊洞悉之矣乃從前此等情弊曾經發露者幾人會挂刑章者幾人臣下不法不廉至於如此而猶然網漏吞舟則以未經指摘糾參 皇上無從而知之處分不得而加之也誰司指摘糾參之任者非言官乎言官不過二三十人耳目或有所不及而又不許風聞言事彼賂遺交私之狀至深至祕無迹可窺言官自非得實

固難形諸白簡况此奸貪之輩又不難以勢力把持金錢結納言官稍有沾染則箝口熟視而不敢言臣按建言古無專責歷代雖設臺諫之官其實人人得上書言事梅福以太學生而言外戚桺伉以太常博士而論程元振陳東以太學生而攻六賊楊繼盛以部曹而劾嚴嵩本朝舊制京官並許條陳自康熙十年憲臣奏請停止凡非言官而建言爲越職言事例當降調處分夫人主明目達聰常懼有所壅蔽故宜導之使言今乃禁之使不得言豈盛世之風乎臣請除越職言事之禁俾大小臣工各得獻替進言之途廣則罔上行私之徒不能人人而把持結納之庶乎有所忌而不敢爲於此輩甚不便於國家甚便也其在外監司守令等官若大利大弊果係真知灼見者亦許條奏地方災荒督撫不肯題報者

州縣官徑得上聞如此則民間疾苦無所不通 皇上端拱九重而周知四海之外矣更請許臺諫之官得風聞言事以作敢言之氣其大奸大貪不經糾彈別行發覺者言官一併處分 世祖章皇帝成例具在可倣而行有能奮擊姦回不畏強禦者不次超擢庶乎紀綱振而萬事舉也一日慎選舉伏讀 上諭大臣朋比徇私者甚多每遇會推選用時皆舉其平素往來交好之人但云辦事有能並不問其操守清正竊服 皇上之洞見弊源也夫督撫藩臬與其釐剔於既用之後不若慎重於方用之初今廷臣會推非有衡量之素也非有商摧之公也一人唱之衆人和之唯唯諾諾莫敢異同泛而謂之曰才能會不指其何者爲才何者爲能亦何以孚物望而協輿情乎臬陶論知人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

德乃言曰載采采言稱其人之德必言其某事某事爲可信
驗也東漢故事選舉牧守委任三府皆咨其行狀度其器能
若不稱職尚書奏劾廷尉覆案行舉主之罰是以多得良吏
今所推者內而卿貳外而監司或敷歷部曹或歷仕郡縣豈
無治狀可名政績可指臣請自今會推必開載實迹數條確
切著明衆議允協乃得奏上有不允者聽不署名異日所推
之人若有贓私過犯罰及舉主則朋比之私絕而本原之地
清矣一日褒廉節人主風動天下在明示意指樹之風聲未
有令而不從感而不應者也今雖承積弊之後人心士習卑
靡已甚然以 聖明在御激濁揚清如泥在陶如金在冶惟
所欲爲風之以廉讓則廉讓矣興之以節義則節義矣漢宣
帝加意二千石凡治行卓絕者或增秩賜金或璽書褒美於

是循吏輩出光武卽位首封卓茂爲褒德侯而東京人才至
今稱盛臣願 皇上一倣此意於內外具察察其公忠廉直
者褒顯一二或擢自閒散或面加獎諭以風厲天下臣雖愚
陋寡所見聞就臣所知如前江都縣知縣軒轅光居官潔清
惠愛及民罷任之日民爲僦屋以居至今歌思不絕前嘉定
縣知縣陸隴其慈惠廉平一塵不染去官之日小民焚香攀
送巷無居人此皆治行彰聞萬口若一者並以考成註誤又
臣與胡密子同爲講官熟知其人端方清介志行卓然前歲
河臣請罷生童考試純用捐納奉 旨會議廷臣皆知其不
可而莫肯發言惟密子抗言其非諸臣因以定議卽此一端
足以徵其剛正有守而今歲京察亦被處分夫爲縣令者簿
書期會之閒註誤有所不免至密子所以察處未見有顯然

過失臣願 皇上破非常之格擢用此三人於廢棄之中天下將必曰清廉如某某雖遭罷斥 皇上猶將擢用之也必爭自濯磨不賞而勸豈非轉移積習之一大機與抑先師有言忠信重祿所以勸士無養廉之具而責人之廉萬萬不能漢制官最卑者食祿百石名爲百石而月俸十六石實歲百八十餘石也唐宋自俸田外又有職田春冬衣仗身人役等以優其力而縣令圭租有至九百斛者夫既厚祿之而猶貪污不法置之重典夫復何辭當今制祿視前代稍薄兵興以來又加裁省官於京師者輿從衣裘之費常苦不給頃奉特恩四品以下官秋冬二季准給全俸仰見 皇上體羣臣之厚意更願沛發德音斟酌古今增其祿餼臣下見 皇上優卹如此其厚無不人人感奮豈非興廉教忠之一道哉一

曰培人才國家設師儒之官重衡文之任登秀民於庠序而賓興之蓋以班朝莅官非通古今有學行者之士不可雖其閒亦有不肖者而歷代公卿將相之材多出於其中養士之道無過於此異時生員無定額大縣考取或至數十人自定十五名而士子已苦數窄近年復減之又減僅止四名南方大縣挾冊操觚之士少者不下千人而三歲之中兩次考取僅得八人視鄉會中式更難十倍人絕進取之望率改業而爲他士人之子多不讀書循此不變數年之後黨塾荒蕪絃誦道息甚可慮也夫此生徒不費 朝廷廩祿不耗縣官金錢何妨國計而裁減及此若以其不率教令敗名壞檢則皇上遴選學臣嚴爲董率其弊自革至於抗違錢糧有司得而申斥之關涉詞訟有司得而究治之縱有敗類豈可因噎

廢食耶且天下聰明才辨之人不出於此則入於彼先王廣厲學官固將收生民之雋異者漸之以詩書摩之以禮義雖有梟雄桀岸之輩循循然不敢為非為國家計至深遠也臣願 敕下部臣酌復舊額然後精學臣之選簡師儒之官士風不丕變文治不誕敷未之有也以上數事皆當今要務據臣胸臆披瀝萬一辭陋旨淺不足以仰贊大猷惟 皇上鑒其愚悃抑臣又有請者向來諸臣條奏 皇上下部議部中多以無庸議奏覆見諸施行者十不得一今 皇上重感天變念積弊未釐奮然思易弦改張以作新天下當勵精圖治之時雖臣言無足采而諸臣所奏必有讜言碩畫鑿鑿可行者伏乞明諭部臣俾虛衷酌議勿拘成見槩以無庸議罷之則天下幸甚

議封禪巡狩疏

任辰旦

頃者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封禪巡狩二事一併具奏此我 皇上睿知文明好問好察慎重大典之盛心也臣仰荷 特恩捐糜難報雖自揣原無知識而此心不敢隱藏竊以為封禪之說惟秦始皇漢武帝宋真宗諸君行之固猥陋無足道矣若夫巡狩則顯載舜典王制諸書及考之堯湯文武其事亦未嘗概見亦祇有虞以攝位舉行與夏后氏塗山之會史冊紀焉蓋古者行封建之法天子自治其畿內千里而畿外亦皆諸侯分治之慮不無議禮制度陰相察瀆者故觀后之日即取其律度權量正朔服色與夫戶版之興衰民情之向背而正之別之同之協之以審其畫一與否此巡狩所以不得不行者時與勢也今天下一家車書一統皆畏懷

遵路梯山航海莫不修我職貢又三年大計民生吏治時時
 周知並無有指臂扞格煩我綜核者况我 皇上功德巍煥
 聲教四訖普天率土人人奉一 聖天子以為治是省方固
 與神禹齊蹤即垂拱亦仍大舜並美揆於三五靡不合轍亦
 無關於巡狩之行不行也且典禮重大久廢之後實同創始
 簡略則難於觀瞻備美則繁於費用皆不可不熟籌而遠計
 也竊見我 皇上至聖配天允恭克讓即東蕩西滌大告武
 成開闢以來莫此為盛然且不受 尊號謙而益光諒此二
 事自有 宸斷調劑古今與世咸宜垂為令典特臣以區區
 之誠思備 採擇伏祈 睿鑒施行

陳奏廣東緝盜安民疏

湯右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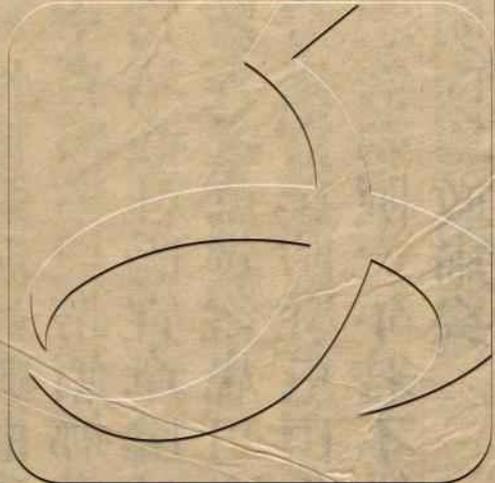
臣竊思粵地山海交錯易於藏奸韶廣一帶舊有開採銅鉛
 錫等各處山場聚集多人比年奸宄之徒潛住深山數出劫
 掠四五年來各處邨莊多被擾害而報者少不報者多蓋州
 縣善避處分爭以隱諱為事上司慮難緝獲亦皆容忍不言
 以致流蔓叢奸歲月浸久百姓疾苦終不能除臣細查圖志
 之所紀載士民之所陳訴督撫提鎮之行牌文武員弁之稟
 報大約北至始興南至從化龍門花縣增城東至翁源長甯
 西至曲江清遠英德此十縣中千餘里重山峻嶺密林深箐
 賊所窟穴出沒往來或分或合或多或少即如康熙四十八
 年十月某日從化縣千總溫德芳報稱花縣墩兒保田賊徒
 奔往清遠地方百部山口往大連地面至漁仔潭在高橋過

河經白河徑口直至吉河通接英德觀音山入黃花山各山
場而去等語此出沒往來於花縣清遠英德之一證也又四
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長甯千總陳乾報稱探兵羅先等稱
前去清遠地方探流寇蹤迹在百花庵大山又潛竄至從化
米鋪地方經過由增城仍飄花縣而去此出沒往來於清遠
從化增城花縣之一證也又康熙四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鎮臣金某咨文內稱龍門三坑山盜徒出沒行間官兵自龍
門搜至增城復自增城搜至從化等語此出沒往來於龍門
增城從化之一證也又康熙四十九年四月某日曲江千總
覃昌報稱賊徒由長甯苦茶山龍逕鷓鴣營左坑飄往翁源
至太平墟復飄遁始興黃水尾豬龍坑各山等語鎮臣施某
咨文內稱賊徒飄逸由豬龍坑及荆竹斜此出沒往來於長

甯翁源曲江始興之一證也督臣趙某於長甯千總陳乾稱
在翁源縣龍均山嶺與賊戰案內亦批平日並無防範查拏
任其潛聚出沒等語前撫臣范某於龍門營守備羅文雄報
三坑山案內亦行文云流寇曠日持久東奔西遁劫掠邨莊
不一而足等語鎮臣金某咨文亦云花從龍增清英各縣連
山疊嶂宵小潛藏出沒賊操以逸待勞之勢官兵懷顧此失
彼之虞若不挾圍勦捕縱經年行師終無濟事勞兵養寇莫
此爲甚等語是賊之情形督撫提鎮諸臣固已知之詳且審
矣乃遷延姑息不行勦除俾令驕縱恣肆日甚一日戕害人
民奸淫婦女劫奪財物擄掠係繫勒銀取贖罪大惡極法所
必誅臣等於審理諸案竣事六月十五日路由英德次早即
入山相視荆竹園老虎藪一帶山場據民人某某云廿三日

路由曲江次早復入山相視黃山同火燒山一帶山場有沙
溪邨民黃禎餘黃辰至狀告本月十六夜有賊黨數十明火
放炮破屋劫殺合家男婦盡遭網擄燒詐指控銀三百餘兩
擒長姪黃兆吉燒死焚去屍首契券字資等項如洗傷男辱
婦又捉十五人入山勒取贖命銀一千四百兩變贖不及十
八日又將姪黃永辛燒屍在山等語臣確訪事真至廿六日
臣自山回城又有大邨民賴上品賴上舉賴文煒在路喊冤
供稱本日早晨突有強賊三百餘徒各持鎗刀藤牌銃炮入
邨捉去男子九人婦女八人家資財物契紙盡掠一空等語
臣詢之鎮臣及本縣知縣俱各報明在案伏念臣在東路火
燒山曲江翁源始興三縣交界地方視賊巢穴而賊輒敢在
西路大邨行劫是其目中幾不復知有官上矣曲江一邑十

餘大盜臣推 皇上如天好生之心刊示招撫諭令自行報
首當請 旨安插詎恃惡不悛仍復颺去臣竊計此輩賊徒
非勦卽撫在今刻不可緩而非勦必不能撫伏乞 皇上卽
勅該督撫提鎮於長甯翁源始興曲江英德清遠增城花縣
龍門從化十縣中各發官兵帶領鄉勇四面合圍焚巢搗穴
并勅偏沅總兵官堵截桂陽宜章隘口南贛總兵官堵截龍
南大庾隘口以防奔逸庶幾盜患可息民生得寔殄賊之後
令諸要隘地方分撥官兵防駐屯田爲久遠計并請 勅下
部臣嚴定處分之例勒限一年若不勦滅賊徒督撫提鎮作
何議處庶法紀明而軍政肅矣



國朝文錄卷之二十八

奏議類上編四

綏定苗疆方略疏

楊名時

馭夷之道貴在羈縻服貳之方務彰誠信從未有怨毒猜嫌而能久長甯帖者貴州一區多與苗疆接壤生苗在南漢人在北而熟苗居其中開受顧直爲漢人傭相安已久若生苗則本在深山密箐之中有熟苗爲之限隔常聲內地兵威以相禁戢故生苗亦絕不敢萌窺伺之端自開拓苗疆之議行於是生苗界上咸屯官兵欲漸據其土地干戈日尋而生苗始不得安其所官兵屯營之地多在高山水泉竭乏百物不通民運糧至山下官兵接運上山尙有二三十里之遙勞苦驚駭妻孥隔絕而官兵亦不得安其所百姓改折色爲見糧

又責令運送費用數倍終年不息且每被鈔劫而百姓益不
得安其所至熟苗之苦更有甚焉無事則供輓運力役用兵
則爲嚮導前驅軍民待之如奴隸生苗疾之若寇讎官兵勝
則生苗乘間鈔殺以泄忿生苗勝而官兵又混行屠戮以冒
功此熟苗之所以愈不得安其所也竊念開拓苗疆本欲登
斯民於衽席而竟致官兵百姓生熟苗民人人有赴湯蹈火
之慘將何爲乎其速禍激變約有兩端苗疆本未甯謐而地
方官遽言人盡抒誠請加賞賜生苗得賞者二三不得賞者
八九失其本望惡能無叛加以熟苗勞重累深全無賞賚愈
增怨憤因而勾結生苗作亂以至不可禁禦又從前開疆拓
地止及古州清江等處而台拱地方猶在化外自有司迎合
邀功輒云台拱苗民願獻其地以爲官兵安營立汛之所上

官不察竟議駐兵而台拱生苗遂將官兵圍困經兩次遣兵
救援悉皆覆沒遂至侵軼內地內地之兵大半奉調移駐苗
界致使苗人得以乘虛而入無處不被蹂躪閒有就撫熟苗
又被武臣慘戮賣其妻女以入私囊其脫逃者歸告徒黨賊
志益堅人懷必死多手刃妻女然後抗拒官兵以致鋒不可
當敗衄屢告百姓流離死徙不可勝計計今奏報者必以苗
民殄滅幾盡難民復業過半苗疆不日底定爲辭然以臣計
之蓋有未可全信者從來用兵之策不過曰勦曰撫而已今
欲勦則山勢陡絕一線僅通一人據之百人難上卽或乘其
不備奪險而進而苗人本無屯積相率滾箬而走官兵熟視
其去莫可誰何此勦之所以難也若欲撫之則苗民積怨已
深且謂如前見誘俱懷疑懼加以有險可恃非萬不得已焉

肯輕就籠絡此撫之所以難也爲今日計惟有下愷切之
詔布寬大之恩棄苗疆而不取將重兵還駐內地修垣築壘
於要害處所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賊來則互相應援協力
擒捕賊去則分兵撲滅勿事窮追再明懸賞格有能擒縛首
惡投誠及所犯本輕而率衆歸順或鄰近苗人奮勇殺賊驗
明首功者皆給予土官世襲分管其地熟苗則加以撫綏勿
使爲生苗所劫掠爲官兵所欺陵如此調劑生苗得所栖託
熟苗又荷生全自當俛首帖耳抒誠向化若因循粉飾臣恐
兵端不能遽息糜餉勞民終非永遠甯邊之善策也

考科道奏摺

沈近思

奏爲居官在於公忠奉職貴乎勤慎請嚴飭偏私怠忽之
習以襄治理事竊惟人臣之道必先能致其身未仕之前身
爲己身一登仕籍則身非己有豈宜懷偏私而忘公忠安怠
忽而廢勤慎然往往流於偏私怠忽之習而不自覺者臣以
爲習具文忘實事故也誠能本實心以行實事則公忠勤慎
之猷可還至而立效者也我皇上勵精圖治推誠御下可
謂至極而無以加矣內而九卿外而督撫尤爲委任之重而
與其襄治理者也九卿能公忠勤慎則在內之各司無敢偏
私怠忽而紀綱以肅督撫能公忠勤慎則在外之各屬無敢
偏私怠忽而吏治以清今之九卿固皆大賢然如月選人
之際必須九卿驗看此皇上簡人於朝與衆共舉之至意

也而九卿每次必僉云臣等不能深知豈果一無所知乎抑知之而不言乎此亦習具文忘實事之一端也又如官員初任及捐納出身者必加試字待三年俸滿無過方准實授此誠 皇上慎於用人如不得已之盛心也而每省督撫於各屬試員三年之後必皆曰俸滿稱職無過准其實授豈一省之內果人人稱職乎抑有過而故爲包容乎此亦習具文忘實事之一端也豈公忠勤慎之所敢出此乎宜嚴飭九卿會議必各出所見保薦必各舉所知不得雷同附和以虛文應故事更宜嚴飭各省督撫於每歲季冬必將各屬試員某爲稱職某爲有過某爲不肖據實陳奏不得概以稱職爲辭蓋一方有不肖之官則一方百姓受其害一日畱不肖之員則一日生靈被其毒日日可參歲歲可劾何待三年遲至三年而仍然苟且隱忍養奸殃民非偏私而不敢問卽怠忽而漫無覺察也激濁揚清督撫之大權進賢退不肖九卿之要務舍是無所謂公忠勤慎者矣區區奔走簿書之間豈公忠勤慎之自謂已盡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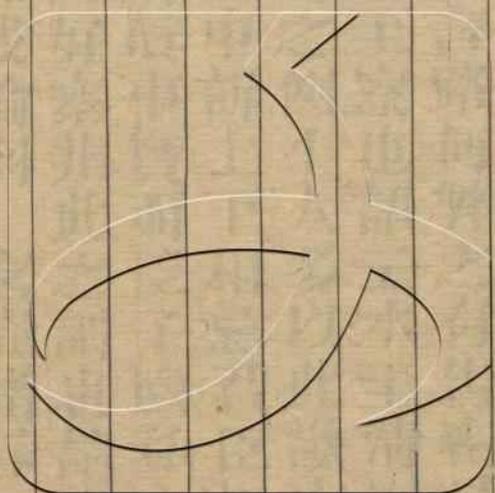
請定屬員調補差遣之例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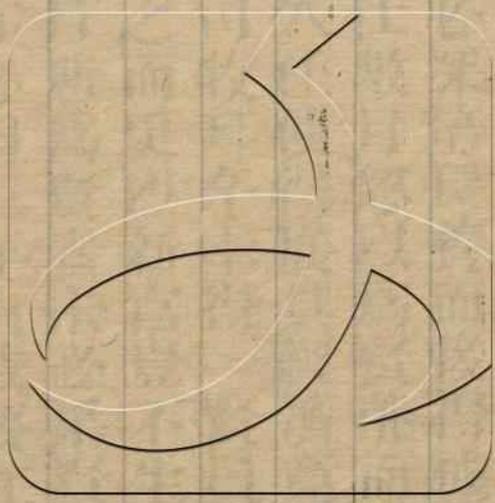
沈近思

竊惟吏治民生惟督撫是賴督撫賢則屬官皆化爲賢而一省之民受其福督撫不賢則屬官皆習爲不賢而一省之民受其害督撫之關係非淺鮮也我 皇上精勤治理慎選督撫推誠委任重以事權凡督撫有舉黜調補之請無不准依任之至專而信之至篤凡督撫諸臣自能仰體 聖心一秉至公以行激揚而大小各員無不震動恪恭矣調補一法固量才器使之道臣愚以爲去不肖宜速而任賢宜久也夫不

肖之在地方肆其惡政雖一日而可懼賢者之在地方布其善政須積久而後成此如根莠之生必立時拔去而方不支蔓嘉禾之植必深培長養而後得成熟今之督撫於地方屬員往往有僅仕數月忽以爲賢能而調繁夫以爲賢而調之則賢者正宜久任使得展其經濟竟其設施小民所深望而最難得者賢司牧耳今幸得一賢員乃甫及數月未得成其善治卽別調之而更以新官豈不生小民之怨而爲地方之惜况仕只數月所爲賢者未必果賢再求足民亦必比及三年孔子爲政亦必曰三年有成要在久任而後實效可知也臣愚以爲督撫有以屬員爲不肖而調簡者應卽行降調有以屬員爲賢能而請調繁者除初選時已奉旨准調外其餘必須任滿三年果有善政可稱并查實無虧空令督撫開

明事實咨送引見方准調繁則地方收得人久任之效而絕虛聲躁進之弊矣





論開言路疏

謝濟世

臣聞政治在於求言求言期於間過與其徧求諸有官守之人不知專求諸有言責之人而欲收開言路之利且先除開言路之弊夫開言路何弊之有告密是也古之帝王冕旒蔽目黈纆塞耳惡至察也語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自後世有密奏之例小人多以此讒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被告者無由申訴上下相忌君臣相疑無論捉影捕風將無作有就令情真事實而臣子陰私小過亦非君父之所樂聞恐虞舜好問好察非此之謂也請自今除軍機外皆用露章不許密奏卽或論列 宮壺指斥 乘輿如唐魏徵之於太宗後人美魏徵之能諫未嘗不美太宗之能容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安用密爲哉

國朝文錄

卷二十八

奏議類上編四

六

至於有言責者臺垣是已內而六卿外而督撫提鎮皆有官
守所條陳者任內之事所舉劾者屬下之官惟六科十三道
職銜雖有部省之分而天下之事皆得條陳天下之官皆得
舉劾今恐言路不開舍科道而問之督撫提鎮及藩臬猶御
膳不調舍尙食而問之尙衣尙寶及百執事也臣愚以為言
路當仍責成於科道其責成奈何一日嚴不言之罰古者君
有過而臣不匡其刑墨御史拜官百日而無彈文謂之辱臺
近世居此官者多巧宦之徒或更變舊章或敷陳細事以塞
譏評或發摘孤立之小吏或排擠失寵之大僚以示風采甚
有峩其冠而籍其口歷俸數年坐致大位者蘇軾曰養貓所
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所以吠奸不可以
無奸而畜不吠之狗似此言官或放歸田里或改授閒曹則

人知所懲矣一曰怨妄言之罪凡章奏而言祥瑞者佞人也
言利孔者小人也皆宜罷斥此外上者補袞職之闕次者論
君側之奸又次者陳朝政之失言而當褒美之言而不當亦
優容之雖其中有結黨挾讎形跡可疑者亦宜給之冠帶不
宜加以謇辱何者徇私負國之人縱免於國法難免於清議
縱免於清議難免於鬼責神糾甯可有漏網之人投畀皇天
后土不可有謇辱言官之事載之史冊也如此則人知所勸
矣既立臺垣勸懲之法又當除文字忌諱之禁臣嘗讀尙書
見禹皋周召告君之詞毫無忌諱也漢唐宋元猶無之至明
洪武時始有極盡歸化一百六十六字之禁然而明祖享國
纔三十年傳世不三百載則忌諱之無益明甚豈惟無益而
已言路之閉實由於此何也紙上所書凶咎悔吝之字且忌

諱之身上所作凶咎悔吝之事未有不忌諱者無心失檢且然何況有心寫刺泛論曲諷且然何況直陳切指片言隻字且然何況連篇累牘上既明示其意下孰敢櫻其鋒此所以諛佞成風謬謬絕響也臣請自今表奏及鄉會試出題皆不拘忌諱行見嘉言罔伏且使天下後世謂我乾隆為寬大之朝豈不盛哉臣所謂開言路者如此若皇上必欲為堯舜之君復斯世於唐虞之盛莫若於大學中庸求之大學言格物誠意正心修身中庸言慎獨致中和達德行達道聖功王道莫要於此莫備於此舍此而別求平天下之道形未端而欲影正源未潔而欲流清以博覽廣聽為求言以察言觀色為知人以親庶務折庶獄為勤政臣恐其為漢唐雜霸之治而非二帝三王之治也

卷之二十八終

國朝文錄卷之二十九

奏議類上編五

二慾三私疏

陳其凝

敬陳二慾宜克三私當省事一心志之慾私意之生於內者也人心一放則私意易生私意一生而外感乘之自古聖賢未有不以放心為戒者堯之欽明舜之執中禹之祇承湯之顧諟文之小心武之敬勝無非恐此心之或放也我皇上三年以來常存敬天畏人之心政無大小事無輕重其難其慎固已私意無所容而心志日已清矣惟願釋服之後益深謹懼念天命之匪易人心之難洽政雖百慮而猶有失事即千思而恐未當心存而志抑則廣心浩大之弊不滋而精詳果斷之用以周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惟我

皇上察之一耳目之慾私欲之起於外者也耳之所聞習於非禮則聞正聲而不樂目之所見習於非禮則見正色而不怡耳不聞正聲目不見正色其有關於治亂安危者非細古之王者懸珠以充耳藻旒以蔽目非不視不聞也不敢以非禮之聲色接於耳目也我皇上御極三年聲未嘗接於耳色未嘗接於目豈有非禮之視聽但願釋服以後一觀一聞尤加敬慎非禮之來明以辨之嚴以絕之則視聽清明而耳目之閒無非正大光明之象書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惟我皇上察之一懷安之私人情莫不欲逸聖王非獨好勞誠以心爲動物未嘗或息勞於正則厭乎邪勞於邪則厭乎正出彼入此閒不容髮古聖王早夜兢兢惟恐宴安之私形於動靜而叢脞之弊遺於政事我皇上三載憂勞夙夜不

遑勤政之效見於天下惟願釋服以後益加乾惕早作夜思施政之下切於訪落勤於稽古則懷安之私不萌而明作有功惇大成裕矣書曰王敬作所又曰所其無逸惟我皇上察之一好諛之私諛詞順耳而悅心正言忤聞而逆志故正言多不見採而諛詞易於入聽然諛詞入則心志蕩政事疏亘古以來予智自賢未有不損德敗度者我皇上求言若渴納諫如流三年以來不爲諛悅之詞所動而臣下亦未嘗敢以諛詞上瀆聖聰臣愚願釋服以後益廣言路使忠言讜論日進於前而諧辭媚語不聞於耳思良藥苦口之利病忠言逆耳之利行則懸鞞建鐸之心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餽惟我皇上察之一近佞之私蓋陰陽之道互爲消長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君子道消則小人

道長故佞人進正人退佞人退正人進其間不容中立然正士每難於進雖進而難容佞人常難於退雖退而難絕惡紫奪朱先聖之所以垂戒者至切也我皇上宅憂以來獎進善良日近正士佞人絕迹於朝廷臣尤願釋服以後特加辨別為忠為佞為賢為愚不致混淆杜閉羣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則正士日進而佞人日退矣經曰遠佞人又曰佞人殆惟我皇上察之凡此二愆三私臣固知皇上明聖之體剛毅之用斷無或留於心意或動履者書之戒舜曰無若丹朱傲夫舜豈有傲志而臣工則以此進戒臣愚區區之心極盛而憂盛已明而危明亦欲皇上聖德益進於精純治功益臻於隆熙致聖主於堯舜希鴻號於無窮伏冀聖明垂慈而採納焉

三習一弊疏

孫嘉淦

臣以至愚荷蒙皇上隆恩畀以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慮而每月以來捧讀聖諭愷切周詳仁政皆已舉行臣愚無可更言所欲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誠敬明恕精一豈復尚有可議而臣猶願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竊總總私憂過計而欲預防之也今夫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盛而陰始事當極盛之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返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戒慎也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本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始而匡

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厥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
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
畏趨諂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卽是此在臣工
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
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疎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
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事見之多
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已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
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已而
不見其所失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槩期
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旣成乃生
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
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君孰不思用君子且自

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爲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
乃卒之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
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
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
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卽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
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
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
觀之而其顏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
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
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爲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
轍可考而知也我皇上聖明臨御如日中天豈惟並無此
弊亦並未有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旣成

則或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
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 皇上之心
也語曰人非聖人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
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謂五十學易可
以無大過文王視民如傷望道如未之見是故賢人之過賢
人知之庸人不知也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欲望
人繩愆糾繆而及於其所不知難已故望 皇上之聖心自
慊之也返之已真知其不足驗之世實見其未能故常欲然
不敢以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閒夫而
後知諫爭磋切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已而陷之阱也
夫而後知嚴憚匡拂益我良多而順從不違者推已而墜之
淵也耳目之習除取舍之極定夫而後衆正盈朝而太平可

觀矣不然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爲慎慎之久而覺其無
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
少慰此念一轉初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嗜欲宴安功利
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
可憎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
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
謂也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
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驕泰卽自是之謂也由此
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
之一心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
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也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
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 皇上時時事事常守

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乎此矣

辦理耗羨疏

孫嘉淦

四月初六日奉 上諭辦理耗羨一事乃當今之切務朕夙夜思維無善策是以昨日臨軒試士以此發問意或有可備採擇者乃諸貢士所對率皆敷衍成文全無當於實事想伊等草茅新進未登仕籍於事務不能曉徹此亦無怪其然今將此條策問發與九卿翰林科道閱看伊等服官有年非來自田間者可比可悉心籌畫各抒所見若無所見亦不必勉強塞責至外省督撫寄重封疆諒已籌畫有素並著各據所見具摺奏聞務期無隱無諱以副朕集思廣益之意欽此仰見我 皇上愛民無微不至求言無遠不周臣職任封疆再三籌畫乃知耗羨一事固有所不可已提解歸公其法實不

可輕變也伏查古者取民之法不過粟米布縷之徵而輦送官物皆用民力即在力役之徵之內故有正供而無耗羨不需耗羨也嗣後變貨幣為銀兩則傾銷有費矣變夫役為傭僱則解送有費矣故隨正供而輸耗羨不得不需耗羨也然皆陰有其實而不欲居其名故未嘗明定其加耗之數與夫支用之章程以致不肖有司得任意私徵而為上司者轉因以為利苞苴公行而廉隅不飭徵收無定而朘削日深一有地方公事其已飽囊橐者不肯捐出則又派之民間因公科歛之舉借端百出而不可究結蓋自定賦輸銀以來其弊相沿而未有止也 世宗憲皇帝明燭無疆謀成獨斷以為與其暗取而多徵不若明定其數與其營私而中飽不若責其辦公故就各省情形酌定一分數釐之額提其所入於藩庫

奏議類上編五

中以大半給各官為養廉而留其餘以辦地方之公務嗣是
 以來徵收有定官吏不敢多取計其已定之數較之未定以
 前之數尚不及其少半則是迹近加賦而實減之且養廉已
 足上司不得需索屬員辦公有資州縣亦不敢苛求百姓餽
 送謝絕而攤派無由故曰雍正年間無清官非無清官也夫
 人而能為清官也是則耗羨歸公既無害於民生復有補於
 吏治而議者猶訾以為加賦可謂耳食者矣夫事當核其實
 不可驚其名今避加賦之名則當舉耗羨而概除之試問傾
 銷解送之費州縣能盡賠墊乎不能則將復使暗取於民而
 多寡無定乎試問各官之養廉地方公事正項能盡支給乎
 不能則將復使因公科歛而擾累無已乎况耗羨未定之時
 凡得一官親戚僕從之待養者數百人尚能餽上司而送京

官今則無餘潤以及人矣耗羨未定之時凡遇公事強輸派
 捐公務既竣尚能有以飽私囊今則資正項以接濟矣是昔
 之取民也多今之取民也少亦既信而有徵矣所取少則所
 留多自可漸有富民之實此事昭然本無可疑凡設為疑似
 之言者皆遊客惰民之欲借潤於官與夫不肖官吏之欲變
 歸公之法者顯以名動朝廷實欲自便其私可概置不議
 也抑臣更有請者天下無不弊之法當及其弊之未成而救
 之昔世宗憲皇帝立法之始廷臣沈近思等以為耗羨歸
 公必成正項勢將耗羨之外又增耗羨世宗憲皇帝面諭
 以此項銀兩止令督撫將收支之數年終奏明不必報部查
 核自不致成正項羣臣翕然從之其議遂定雍正四年河南
 巡撫田文鏡咨部以耗羨銀兩製造盛甲工部駁令題銷欽

奏議類上編五

奉諭旨耗羨銀兩與營伍中數分公糧存貯公所原爲本省本營之中有公事需用使地方營伍備用有資不致派累兵民乃通權達變之法並非正項錢糧可比也今因製造盛甲各部部中並不請旨駁令具題甚屬錯謬工部堂官著交部察議此時若將耗羨銀兩俱比照正項具題報銷相沿日久或有不肖官員指耗羨爲正項而於耗羨之外又事苛求必致貽累小民此風斷不可長洋洋聖謨指示明切其爲百姓計至深遠也嗣因各省督撫辦理有不能謹慎者於雍正十三年欽奉諭旨令按年造冊隨同正項錢糧送部核銷自是以來定例日加密矣每有動支無論多寡必先報部不准則不敢擅動矣隨同正項造冊報銷不合例則駁令追賠矣夫督撫之辦地方公事原有後不可以爲例而一時不

能不然報部不准開銷而情事必不容已者賴有此項銀兩通融接濟則官不賠而其累不及於民今隨同地丁錢糧報銷則與正供不能復有差別而凡地方公事之不容已而又

不准銷者必需賠墊上司賠則取償於屬員而餽送之路開屬員賠則取償於百姓而重戡徵收因公科歛之端起然則耗成正項耗外加耗之弊雖峻防之其流有所不能止也今欲少寬假焉議者必謂無以杜督撫之侵用不知此在任人不在任法督撫苟賢雖不報部其肯自穢乎若其不肖則報部之冊卽其作弊之藪未見其果能杜也且耗羨歸公於今有年矣報部核銷於今亦有年矣則某省之耗羨僅足敷用某省有餘某省不足戶部亦知之詳矣其僅敷與不足者雖欲侵用而未由所可作弊者在有餘之省分耳今若將有餘

之省核留敷用之數其所餘者減輕耗羨以予百姓使百姓受輕賦之益而督撫又無侵用之由其法乃益盡善併可不煩戶部之查核而所謂耗成正項之流弊亦可以永杜也故臣之愚意以爲耗羨有所不可已歸公之法有所不可變但當思其流弊而預爲之防伏願 皇上核耗額之昔多今少知其無不便於民官吏之昔貪今廉知其必有益於 國而後查耗羨之有餘者輕減之使百姓益沐 皇仁而官吏無由侵蝕復年終奏聞之舊例無使續報於前苛駁於後以杜耗成正項耗外加耗之弊則百姓長受耗羨歸公之利而不滋其害不惟敷政甯人之切務亦繼志述事之大端也

請開酒禁疏

孫嘉淦

奏爲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本年九月初九日欽奉

上

諭以民間燒鍋耗穀尤甚當行嚴禁仰見我 皇上勤求民隱樽節愛養之至意臣等自當實力奉行詳思所以禁約之方但臣生長田閒食貧居賤二十餘年農商之疾苦閭閻之情僞閱歷既久知之頗詳見此事所關甚大惟恐措置不善徒滋煩擾而無益於民祈 皇上再審之伏讀 上諭北五省燒酒盛行特以飲少輒醉其價易售人皆樂便宜故造之者多則是造酒之由 皇上既知之矣又讀 上諭燒鍋之禁有司陽奉陰違黠悍富民用其資財串通胥役敢於觸禁肆行則是違禁之弊 皇上亦既知之矣知其造酒之多而禁之之難而斷然必禁者蓋以造酒之家類皆富民而非貧民之生業禁酒而存米穀則富民不過暫擾於一旦而貧民將享樂利於無窮此所以斷然禁之而不疑也臣之愚昧則

以爲燒酒之禁無論禁之而滋擾擾之而終不能禁卽令禁之不擾而遂能永禁其於貧民之生計米穀之蓋藏不惟無益而且損臣請詳言之望 皇上鑒宥而採擇之夫所謂作酒醪於糜穀者爲黃酒言之也黃酒之麴必用小麥其米則需糯粳黍秫此皆五穀之中最精且貴糜之誠爲可惜若白酒則用高糧而佐以豆皮穀黍穀糠之類其麴則用大麥大麥與高糧非朝夕所常食而糠殼等項本屬棄物存而成酒可以得重價其糟可以喂六畜此乃化無用爲有用非作無益以害有益也他若棗柿葡萄等類皆可燒酒行天地自然之利不需米穀而成今欲禁燒酒而並禁黃酒則無以供祭祀賓客養老之用誠有所不可若不禁黃酒而止禁燒酒則是使天下巨萬億兆飲燒酒之人皆轉而飲黃酒飲燒酒

四兩而醉者飲黃酒二三斤而不足則黃酒之沽必什倍於前而小麥糯黍之費不可以類計矣省大麥高糧之粗且賤而倍費小麥糯黍之精且貴者此臣所謂無益於蓋藏也至小民之生計則豈特口食而已哉必將以釜甑爨而以鐵耕百工之所爲皆需以粟易之而又稅糧之徵衣服鹽蔬之用婚姻疾病喪葬之費非糶五穀無由得也故粟太貴則病商太賤則傷農得其中而後農商俱利故農有歉荒亦有熟荒計十年之內歉歲三而豐歲七則粟宜有所洩非但藏之不用而已今北五省之地不種高糧則無以爲薪席屋牆之用種之而用其穉稈則其顆粒宜有所售賣燒鍋禁則富民不買高糧而貧民之高糧雖賤而不售高糧不售而又必需酒則必賣米穀以買黃酒向者一歲之內八口之家賣高糧之

價可得七八兩今止二三兩買白酒之家不過二三兩今買黃酒則費七八兩矣既以所入少而所出多又以糟殼糠粃之類堆積而不能易錢園林果木之實腐朽而歸於無用牛羊雞豬等畜艱食而不能肥腩自然之利皆失則日用所需惟糶米麥糶之而售則家無蓋藏糶之而不售則完納稅糧以及衣服婚喪之用皆絀此臣所謂有損於生計者也且夫小民之趨利也如水就下此非政刑所能防也利所不在雖賞之而不爲利所在則禁之而愈甚燒鍋禁則白酒少白酒少則價必貴價貴則私燒之利什倍利之所在民以性命爭焉私鑄銅錢私造賭具罪至絞斬軍流而民猶或犯無他爭利故也私燒白酒則將何以定罪我 皇上大聖至仁斷不忍以飲食細故而置民以大辟則其罪必不比於私鑄造賭

罪輕於彼而利有甚焉欲民之不犯實難不得不重官吏之處分官畏處分則查拏嚴中商小賈類皆失業而豪富之家高牆深院查拏之所不至敢於觸禁而富民益獲漁利之益貧民不甚其欲而思效之將改造其器而變易其法於是乎釀醋之盆皆可以釀醴蒸飯之甑皆可以蒸酒有司奉令不謹則縱而分其財貨奉令過謹則混拏而傾其身家不甯惟是而已夫醋盆飯甑則何家不有哉一家之盆甑偶爾犯法則萬家之盆甑盡屬可疑將炊爨之民比戶可以查拏日用之物隨時可以訛詐公庭無非訐酒之訟而囹圄不能容犯罪之人矣孟子曰不以養人者害人本爲小民之生計而滋擾如此則立法不可不慎也臣之愚昧以爲燒鍋之禁宜於歉歲而不宜於豐年歉歲粒米維艱則大麥高糧之類可以

療饑禁之誠爲有益但可禁於成災之地而各處不必通行但可暫行封貯而不必壞其器具而加以刑罰至豐年米穀足食則大麥高糧之類原非朝夕常食之物自宜開通酒禁使官吏無由索需而民間亦得出其不急需之顆粒無所用之糠粃暫移售賣以任不時之費則上下不擾而百姓自享盈甯之慶矣且夫百物之盈縮開則多禁則少少則貴多則賤嗜賤則厭人情也酒禁開則富民不得專利而其勢散官吏不得需索而其本輕本輕而勢散則酒多而價賤價賤而造之無利無利則不用嘉穀而用糠粃用糠粃而酒薄酒薄則富民恥食而貧民亦不屑用而人不嗜人不嗜則酒不行而造酒之家將不禁而自少此必致之勢也往者私銷制錢之禁常嚴而弊終不除則以銅禁不開而黃銅之器皿貴故

也賴 皇上聖明盡開其禁而與民同利迄今民不罹於法而錢價亦平弛銅禁而私銷轉少銅既如此酒亦宜然望皇上爲斯民熟計之也臣幸生 聖人之世受不次之恩惟願吾堯舜之 君一無過舉惟恐我堯舜之民少有怨咨是以敢竭芻蕘之見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



皇以煩地務... 皇土墾則盡開其禁而與民同味...

請耗羨不歸公疏

留保

伏查國家立制以省分郡邑之大小定徵收錢糧之常額乃於正賦之外又有落地等稅名為羨餘相沿已久有司並未上聞大吏並未舉奏原其初意非盡侵欺蓋以州縣官微差派事眾其自奉不無夫馬燈火之費其上官不無往來酬酢之文一皆取辦於此取之者不名為賦輸之者不以為暴相仍積習已數十年嗣後澄清吏治因有養廉之典以給其費將羨餘之項督撫一概奏請歸公注為定額其於州縣良不為薄然臣愚以為閭閻之疾苦或竟緣此而益深其故何也蓋留之郡縣雖長奢靡之習其流通仍在民間定為歲徵雖崇節儉之風其恩膏不能下逮有司果有贏餘則所以自奉與所以接應上官者用皆寬饒小民終年鬻販志在蠅頭其

取給於同類者無多而取給於官長者什九一經釐剔屠市蕭條情有必至况其間更有不便於民者水旱流離閒亦時有有司賴羨餘所入或樂爲捐助亦得以自由今已注爲定額徵收暫寄何敢那移絲毫擅便參劾隨之故一方一邑偶有荒饑必俟申之大吏經大吏之查勘許以成災然後爲之奏報及得邀賑恤之典而時日逡巡已無救於存亡呼吸矣有司縱有拯救之心動有掣肘之患苟可揜飾匿不以聞亦流弊之所必至也倘施格外之恩一切羨餘歸公之項概免奏銷仍存各該地方以充公用則民隱官方均蒙體恤矣

請休養旗人疏

留保

奏爲休養旗人以培國本事竊思京城九門之內八旗滿洲官兵居之此猶室家之有門戶所以藩衛 皇朝而爲天下

根本之地也八旗強勇則門戶堅固八旗怯弱則門戶空虛所關甚重而八旗之怯弱概由於貧苦八旗之強勇實由於富足此不可不爲之計也昔年八旗官兵從龍到京其所分得室廬田土彼時人少產多俯仰有賴日用充餘今承平日久百年之內休養生息戶口日繁而室廬田土不加多甚至貧窮之家一時有所需用其所有之田宅率多轉售與人而賃屋而居且無尺土之租者矣不必盡由於子孫不肖奢靡蕩敗蓋一家之內人浮於食生計日難理固然也我 聖祖仁皇帝憫其疾苦昔嘗借與官兵銀兩又凡有權關稅務亦俱差旗員歸時酌令當差或出萬餘金或出數千金繼因旗員恐當富戶之差常報缺額 聖祖仁皇帝於是不用旗員而歸併於直省撫臣委官收解從此不但正額不缺各關更

有盈餘多寡不等今已有成例矣我皇上御極以來添俸增糧屢加恩養所以矜卹八旗者尤厚而尙多困窮無告之人此固不能家賜而戶給之也臣愚以爲嗣後直省關務或仍差旗員每關仍用一正一副每年更代令所收正稅之外羨餘若干悉以報而不使絲毫隱匿皇上於羨餘之內每人酌賞若干而免其當差或仍令地方官監收止輪流分賞亦可將見稍有人心者必能推廣皇仁分別厚薄周給宗族鄉黨如此則一人出差可潤數十家輪差二三十年之後則八旗數萬戶盡沐皇恩再永久行之無不家給而人是矣竊思人無勇怯強弱但使家道殷阜則內無室家之慮而外有行旅之資凡遇公事無不奮往爭先雖怯者亦勇弱者亦強將見以攻則取以戰則克以翼衛皇家如子弟之

護父兄手足之捍頭目無不明於尊君親上之義而根本之地一固則天下安如磐石永以立萬年不拔之基矣

陳山東州縣被參緣由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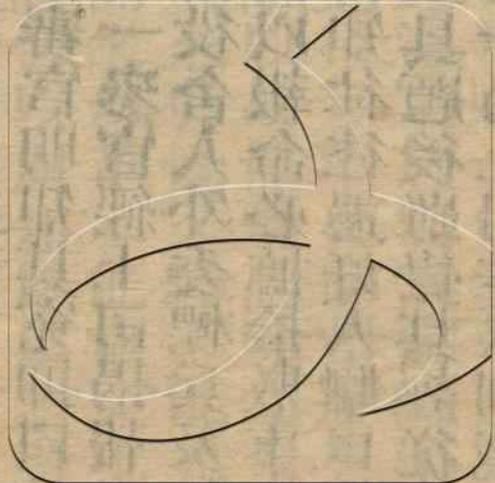
雷保

奏爲敬陳聞見仰祈睿鑒事臣聞山東吏治貪墨之風屏息無聞各州縣官到上司衙門無門包之費佳節生辰無規禮之繁其鄉村閭里無雜派差徭而賭博稀少邪教斷絕此實東省化行俗美之效惟官員叅革太嚴更易太速通省一百四州縣在任三年者寥寥無幾細思其故其弊有二一諱盜之叅革不能無濫也原諱盜之罪必知而不察或知而推諉捏飾俱宜謂之諱若實在不能知者止當斷以失察之罪不當律以諱盜之罪乃有前任知縣未報之盜案或本家畏事未報或前知縣隱滅未報既無檔案可憑又無事主出首

接任知縣何以知此縣有盜案而覺察之及至此盜於別案發覺遂將前任知縣一併參革又有本家並未報盜本官亦無從覺察及此盜案於別案發覺不准本官補報亦不論本家會否申報遂行參革又聞州縣中有一連三報盜者上司卽行題參之語以故懦弱愚昧之人止圖目下免參苟且隱諱亦或有之及至發覺又終不能免此東省官員諱盜被參之弊也一訪聞之參革不能無冤也伏思督撫以察吏安民爲務若不查訪何以周知屬員之賢否問閭之利病但朝廷設官分職各有聯屬之勢州縣官之賢否可以責之於知府知府之賢否可以責之於本道道之賢否可以責之於兩司層累而上自不能掩故州縣劣蹟者必由府道揭報兩司兩司揭報督撫督撫又必核查無異然後題參審理而我

皇上慎重人材又往往督參者 勅令撫審撫參者督審豈

故爲是委曲繁重者哉蓋惟恐稍有不得其實遂致屈抑故律有誣捏之條有徇隱之罪所以使府道兩司不敢不揭亦不敢妄揭也若不由府道兩司揭報止憑採訪之詞遽行題參迨發審時承審官明知其冤抑以爲係督撫訪案不敢不附會成獄是同一參官經上司揭報者猶或得望其昭雪經採訪者不過衙役舍人外委標兵及親戚幕友而已此等人每至一處懼無以報命必摭拾數事指爲確切而其形跡雖甚縝密人亦得知往往遇奸人讎口罵言傾害一時不察遂墮其術中及至具題後雖覺其誣從未有自行檢舉所參之誤者故州縣官一遇上司差人到境畏敬惶恐甚於上賓此東省官員訪案被參之弊也



裁抑相臣親族以昭示平均 聖治疏 劉統勳

臣伏見大學士臣張廷玉歷事三朝小心敬慎我皇上待之以誠優之以禮眷注隆恩久而勿替可謂遭逢極盛者矣然而大名之下責備恆多勲業之成晚節當慎其子姪親族現在居官者太衆不能不啟天下之物議也臣竊聞外間物議動云桐城張姚兩姓占卻半部搢紳湖厥由來張氏之在桐城發迹已有百餘年自原任大學士張英以文章品行受知聖祖仁皇帝其後科第漸多仕宦日盛至今日名登仕版有張某某至於姚氏之在桐城亦本係巨族與張氏世爲婚姻里閭相望情好甚篤近年以來姚姓仕宦者不無藉資大學士張廷玉之處其現通仕籍者則有姚某某以上數十人其親支之遠近戚誼之厚薄臣亦未及周知然居官食祿

者如此其衆此盈滿之候而傾覆之機所易伏也夫以一縣之中兩姓之內而有數十人據要路之津負赫奕之勢則其間黨姻姬依草附木之徒不能盡守分而歛迹明矣但其得官之由或因科目或蒙荐舉或叨襲廕或係議敘日增月益以至於今未復遽議裁汰惟稍抑其升遷之路使知有持盈戒滿之心引嫌退避之象卽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臣竊聞聖祖仁皇帝時曾因廷臣有升轉太速之員特諭停止升轉原任大學士王熙之孫王景增適在其內在伊等身受者信爲宜然卽至今遙邇者亦謂公當臣愚謂宜仿此意勅下大學士張廷玉會同吏部衙門將張姚兩姓部冊有名者詳悉查明其同姓不宗與遠房親族不在此例但將實係親房近支累世密戚現任之員開列奏聞俟命下之

日爲始三年以內除特旨升用外其餘一概停升遇有叅罰照例降革過此三年仍依資俸轉升我皇上優待大臣恩禮倍至而臣愚獻此末議者欲使望風逃聽之人知朝廷登進之無私以期世受國恩之家長享福澤於無窮也今之議張姚兩姓者未嘗詳加考核其意中或以爲數十百人之衆一經查奏之後則其實在名數明白昭著於外議者之疑不待辨而釋然矣此項停升人員有見地明達者自信爲成全愛惜之道若繆見有屈抑之處則係懵懂無知之輩又何必急於登用以長其驕縱之氣也哉至於外省督撫司道等官未必盡絕迎合觀望之見彼見閣臣方見信用或於其親族之仕進者不免格外提拔之以見德則今日之愛而加諸賸者異日將惡而墜諸淵此又勢之必然者也且大學士

張廷玉年已七十矣若使天下後世信爲無偏無黨之大臣不但享令名於無窮亦必不憂門祚之衰薄若其親族子姪知進而不知退議之者既多則嫉之者必衆恐因枝葉之蕃昌轉致本根之剝蝕我皇上方以蕩平正直之道風示臣工而閣臣又秉進退人才之權今以停升之旨爲訓誡之方既有以昭政治之均平卽有以示相臣之謙退愈覺堂廉之間同心一德臣愚於此不勝私心之顛望也臣謹直抒所見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奏

劾左都御史彭維新疏

王峻

謹 奏爲憲臣不宜任用匪人伏請 聖明另簡賢員以肅風紀事竊惟 朝廷紀綱在於臺諫都御史長臺垣而總風憲位高責重非夙負剛方正直之望斷難服衆心而勝鉅任新授左都御史彭維新者臣雖從未相識然素聞其爲人天性刻薄居心矯詐識見卑鄙作事苛細其任山東浙江學政也不務實心課士唯以虐侮爲能致士子怨聲載道取其少年劣行編成醜詞以洩忿恨至今猶在人口其清查江蘇積欠也不能仰體 朝廷釐剔奸弊之本意專督促州縣盡力苛徵臣於雍正七年奉 命典試浙江道經蘇州目擊窮民被逼之慘驚及子女皆言維新所爲其先任左都御史時每晨入前門必令五城司坊官拘集遠近枷犯排列道左候其

經過顧盼以示威嚴官吏不勝其擾怨嗟沸騰及晉尙書協理閣務深負世宗憲皇帝任用之恩營私壞法自罹重罪皇上登極加恩棄瑕錄用俾署左都御史時維新已當丁憂聞訃之時乃公然視事及聞停止在任守制之旨方請回籍終制其貪位戀祿罔顧綱常一至於此今皇上因其服制已滿仍授左都御史臣恐中外聞之謂朝廷復用罪惡昭著之人有累聖德關係非細伏乞皇上詳察維新之爲人密訪當時之輿論如臣言稍有不實甘受誣妄之罪倘所言非謬望卽收回成命另簡賢良以掌風紀則舉錯當而人心服矣臣新蒙恩自編修改官御史與維新無怨無德特以職在糾劾不敢以臺長之故畏忌不言敢直陳所聞伏候睿鑒裁奪臣不勝激切惶悚之至謹奏

水利備旱疏

晏斯盛

竊上年秋旱荷蒙皇上蠲賑兼施多方拯濟百萬生靈得度荒歲今年麥收之後指望西成乃零星微雨終不霑足秋禾又恐失收夫爲日甚長當必思補救之策而謀生有道豈均爲坐食之人現在通行曉諭飛飭各屬於緊要水陸衝衢運販之所嚴禁出境糶賣至躪麪燒鍋銷耗糧食者尤干禁例更行嚴查執法重究其存積之家必有需糶易者地方官卽動平糶米價買存併探聽東豫江廣二麥豐收之處更廣爲採買以資接濟此目前最要之務也再本月中旬雨不霑足則六七月內一經微雨卽可盡種雜糧雜糧之中秣種小米菘豆蕎麥尤爲易植而蕎麥一件八九月內尙可布種秋霜稍遲俱可豐收無如南方熟於水田忽視雜糧不知一有

歉象必須改種若能隨地徧播毋令空土雖所收稍薄亦大足接濟現在通行勸諭改種并請動銀前往江廣購買菘豆蕎麥回南借糶以資種籽之不足此亦目前最要之務也再江北各州縣地方硠瘠風俗不醇每多游手游食之人樂歲貪於廣種薄收凶年則空穴而走百十成羣易於習非滋事計惟大興工作俾朝夕所入厚於賑糧人必爭趨顯以開數十百年之利益默以收數十百萬之丁壯尤要務也查上年臣有開築陂塘壩堰之請擇其輕而易舉者略已興舉如滁州之黃慶圩全椒之張邑等圩壽州之蔡州塘鳳陽縣之山河臨淮縣之鹿塘定遠縣之響水壩等處先後竣工頗見裨益然皆偏隅小補尙未能廣有沾溉也考 聖祖仁皇帝時河臣靳輔有請開鳳陽溝田一疏甚有條理急切可行其略

曰致治之道首在足民足民有道不在請賑蠲租而在因民之力且鳳陽廣袤過於蘇松蘇松地方三百里財賦甲天下鳳陽地方五百里而貢稅不及蘇州什一雖地力有肥磽詎應懸絕如此蓋蘇松擅水利小港支河所在而是早既有資澇復有洩雖雨暘稍愆率不爲患大江以北盡失溝洫之舊稍遇水旱卽同石田今欲田無曠土歲無凶年莫如力行溝田之法溝田者古井田遺意也然井田自畝至澮淺深廣狹法制繁重溝田但鑿一溝修浚甚易其法以十畝爲一畝二十畝爲一溝以地三畝有奇爲二十畝中之經界二十畝之外圍以深溝溝道廣一丈八尺溝廣一丈二尺深七尺五寸開溝之土卽累溝道之上使溝道高於田五尺溝低於田七尺五寸視溝道深一丈二尺五寸澇則以田內之水車放溝

中旱則以溝中之水車灌田內其利甚溥疏方下部舉行而
有事閩滇其議遂寢今按疏內所言雖專及鳳陽一郡而已
全舉江北大勢蓋鳳潁二府有淮水爲之經而汝潁濡睢渦
汴潁滅諸水絡繹其間廬州一府以巢湖爲之委而大江山
河通其流至若合肥一縣地多高阜亦可鑿池以廣蓄蓄以
備旱乾皆大可爲之區也是以壽州有孫叔敖之蹟舒城存
頡羹侯之遺則知水利之修誠非創舉此外六安一州本係
山城而東西南北四鄉多有塘堰舊迹久經湮廢至若泗州
所屬居淮下流滁州所屬亦多溪壑并可一例修治但徒事
小修不見大效若得如淮陽水利大發帑金悉令諳熟水利
之員董集民力大加鑿治貧民既有所資藉而利濟亦可久
遠此又將來最要之務也

請繕進經史以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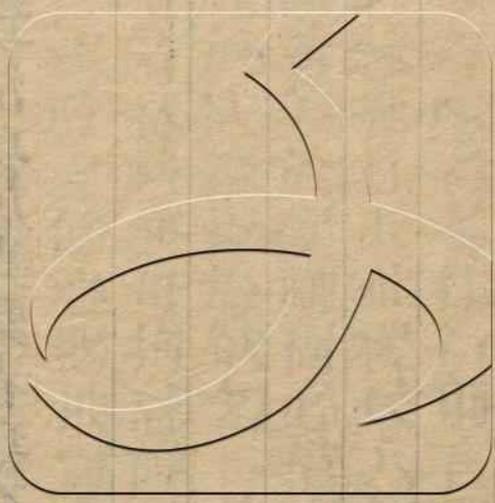
聖治疏

畢謹

臣猥以空疎備員給諫 聖明在上圖治方殷臣日夜思竭
駑鈍以仰答 聖主求言之誠下盡人臣補袞之義而學識
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其薄物細故則又不敢苟爲撫
拾煩瀆 宸聰謹就心得之愚一效芻蕘之獻竊惟聖王之
治皆本於心而聖王之心必求諸道道本無窮是惟充之以
學問則日進學亦無窮惟持之以不息則日純三代之治媿
美唐虞賢聖之君靡不由學蓋治得其本故化極其神而事
本至庸則人每易忽是以秦漢而降世變風移儒者則區文
章經濟爲兩途人主則視天德王道爲二事但務求治而不
言向學不知詣未深乎本原則政多苟且以自安志不期於
化神則功以小成而自足治不古若職此之由伏惟 皇上

萬幾在御非若青宮無事之年卷帙至繁豈有祕殿繙書之暇切思一日之間延接臣下之時多晤對聖賢之時少兵刑錢穀所以紛 睿慮者多往行前言所以益聖心者少則功憂閒續卽治恐純疵且夫社稷民人何者非學而聖德大業咸備於書若欲希美於聖神固必借資於典籍卽思收效於廣聽亦當參攷於成編臣愚欲乞 特勅史臣取經史諸書及古來奏議不論卷帙亦毋拘忌諱日派二人繕寫數幅依時進呈伏乞 聽政之餘必賜披覽率以爲常更不閒斷昔千秋金鑑唐臣以之稱觴陸贄奏疏宋臣以之進御凡皆欲弼成君德是以借助前言然足備乙夜之覽觀難免深宮之作輟如臣所論每日奏進不異披覽章疏無記誦之迹案牘之煩然而非得失之林治亂興亡之故苟一經乎 御目

必有動於 聖心日就月將固必見日起有功之象卽習見舊聞亦足收溫故知新之益以臣愚陋退食之餘偶一展卷猶必有所感觸况 皇上秉上聖之資懋日新之學則所以發聖性之高明致治功於堯舜者理有可必效亦不遲也



請分別賢能疏

曹一士

伏讀 諭旨有云百姓安則朕躬安矣大哉 皇言聞者感涕臣愚以為欲百姓安務在弗擾之而已而其要莫先於慎擇督撫督撫者守令之倡也督撫不擾守令守令不擾小民而天下之民莫不安矣自大吏以至小吏皆有賢員有能員賢能兼者上也賢而不足於能者次之能有餘而賢不足者又其次也何謂賢務持大體與民休息者是也何謂能趨事赴功綜核名實是也天下能吏多而賢吏少則吏治必有不

得其平者不可不急加甄別也臣查督撫之保題守令其辭約有數端曰年力富強也為人明白也辦事勤慎也其實跡則錢糧無欠也開墾多方也善捕盜賊也果如其言洵所謂能吏也乃未幾而或以賊污虧空聞或以草菅民命劾所謂

國朝文錄

卷二十九

奏議類上編五

看

貪吏酷吏者無一不出於能吏之中若夫吏之賢者則不然
惻怛愛人而已悃悞無華而已敬以事上不為詭隨而已吏
人同聲謂之不煩而已此數者皆督撫所視為無能者也然
而賢者則必出於其中度今世不少其人而督撫薦剡曾未
及此毋亦重視能而輕視賢之故耶抑知狃於積習以能吏
即為賢吏耶且臣恐督撫所謂能者非真能也以趨走便利
而謂之能則老成者為遲鈍矣以應對捷給而謂之能則木
訥者為迂疎矣以逞才喜事而謂之能則鎮靜者為怠緩矣
且或以武健嚴酷不恤人言而謂之能則勞於撫字拙於鍛
鍊者謂之沽名釣譽才力不及而掇拾細故以劾罷之矣好
尚一乖取舍頓異及至所取者潰敗決裂則曰臣不合誤舉
於前統聽部議而已夫有誤舉必有誤劾誤舉者可議其罪

誤劾者何從而加之罰乎臣聞之子輿氏曰尊賢使能又曰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明賢與能之宜別也臣愚以為今之督
撫明作有功之意多而悼大成裕之道少損下益上之事多
而損上益下之義少二者皆不明於賢能之義也敢請 皇
上特頒諭旨一道辨晰賢能詳加開導俾於精明嚴肅之中
布優游寬大之政能者務勉於賢而賢者益勵於能書曰人
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蓋勉之於賢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恆
安息蓋勵之於能也若賢非真賢能非真能則必諭之而不
悟導之而不從惟 皇上即賜乾斷以罷斥之庶督撫靡不
洗心滌慮以仰答 聖明矣至其所屬守令 勅於保題薦
舉時各分填賢員能員字樣然後條疏實事於下如能員而
有敗行許督撫自行檢舉若賢員而著劣跡則督撫從重處

分倘其屬所舉一無賢員則非大吏之正己率屬之方即賢者有壅於上聞之患督撫之賢否且視其所舉而燎如矣如是則以知人之哲為安民之惠 皇上之仁心仁政寄之數人天下百姓有不並受其福者哉

請寬比附奸言之獄兼挾仇誣告詩文以息惡習疏 曹一士

古者太史采詩以觀民風藉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俗尚之美惡即虞書在治忽以出納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達也降及周季子產猶不禁鄉校之議惟是行僻而堅言偽而辨雖屬聞人聖人亦必有兩觀之誅誠惡其惑眾也往者造作語言顯有背逆之迹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等 聖祖 世宗因其自蹈大逆而誅之非不得已也若夫賦詩作文語涉疑似

如陳鵬年任蘇州府知府遊虎邱作詩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 聖祖明示九卿以為古來誣陷善類大率如此如神之哲洞察隱微可為萬世法則比年以來小人不識 兩朝所以誅殛大慙之故往往挾睚眦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書指摘字句有司見事風生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臣愚以并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為生今反古述懷咏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遺紀年亦或草茅一時失檢非必心懷悖逆敢於明布篇章使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為戒殊非 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伏讀 皇上諭旨凡奏疏中從前避忌之字一概掃除仰見 聖明廓然大度即古敷奏采風之盛臣竊

謂大廷之章奏尙捐忌諱則在野之筆札焉用吹求請
勅下直省大吏查從前有無此等獄案現在不準援赦者條
列上請以俟 明旨欽定嗣後凡有舉首文字者苟無的確
蹤跡以所告本人之罪依律反坐以爲挾仇誣告者戒庶文
字之累可蠲告訐之風可息矣

請釐定四書朱子本義以正學術疏

曹一士

臣聞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爲臣莫
不加意於學誠以學術正而後人才出而後治化成
學術者人心風俗之本道統治統胥淵源於是者也欲正學
術必求之學庸論孟之書欲明四書必從事於紫陽章句集
註而義蘊精微毫釐千里苟非體驗服膺心知其意末由能
折其衷查明代永樂中命廷臣彙輯四書大全其意甚美惜

爾時胡廣楊榮金幼孜諸臣未爲升堂入室之儒又迫於期
限僅掇拾元儒倪氏輯釋所載藉以塞責臣嘗讀之病其於
朱子原說妄加刪改間與章句集註本義互相牴牾故自大
全出而朱子之註反晦註晦而四書之旨遂乖沿至明之中
葉遂至隱背經書顯攻朱註士子講學臨文輒敢闌入異說
詫爲新得而明代之風俗人心於是大壞學術不正非細故
也臣愚以爲四書乃學術之統宗紫陽爲四書之正脈說四
書而異於紫陽者皆詖道之狂言也卽名奉紫陽而陰樹新
義者亦穿鑿之曲說也一切學術之是非以紫陽之解裁之
而孔孟之微言與義炳於日星矣 本朝文教日隆 聖祖
仁皇帝特命儒臣纂輯朱子語類文集以嘉惠學者真度越
百代興起斯文之盛軌第今所編次與本註不相聯屬讀者

未能貫串又明代大全一書久行坊肆便於習誦近來刻本雖有明證其非者僅從原本逐條置辨不免紛拏又多雜取時俗講章魚目混珠終難盡一恭遇 皇上天縱聖學研味有素道統治統咸所會歸臣請 特命在廷中學問醇正踐履篤實之儒精擇海內耆儒夙學深於紫陽闡域者無論已仕未仕各以名 聞令督撫資送來京擇閒靜之地一區朝夕聚處優其廩給俾於章句集註之後精擇朱子精義或問語類文集之與註義相發明者逐章條繫務從簡括其中同異是非互相明辨有為朱子未定之說則節而不錄或宋元明以來暨 國朝儒臣所著足以羽翼傳註者附存之其他支離膠葛於本註外別生枝節者概從刪削寬以時日勒成一書恭呈 御覽裁定刊刻頒行天下一洗明代仍訛襲謬

之陋俾教官以此課徒學臣以此校定鄉會以此衡文海內學術悉折衷於朱子粹然一出於正而異說不得惑之風俗人心罔不遵道遵路矣

請復六科舊制以專言職疏

曹一士

竊惟設官必分之職責實當循其名使守官者先正其名而在公者各舉其職查給事一官自漢以來相沿已久以其有事殿廷則曰給事中以其出入璫闈則曰黃門給事以其統於門下領於侍中則與中書同謂之省前代之中書門下即今內閣大學士職皆居禁垣號曰兩省而御史則謂之臺臺省異地故科道分曹至今日科道曰兩衙門明非一衙門官屬也逮明初始分科以省知六部之事而糾其弊誤時罷門下省不設而六科獨主封駁以補闕拾遺雖與御史同為言

官御史職在監察百司故居於外六科職在宣行制勅故居於內所以重王言尊國體內外秩然不可易也 國朝會典開載該科所奉 旨意有灼見不便之處許封還執奏部院督撫本章有情理未協者俱得駁正題參至於朝政得失百官賢否或特疏或公本奏聞是立制之初惟在慎重命令別白是非專責以言不任他事俾得從容謀議以殫其心朝夕論思以盡其職且天下民生休戚更治臧否皆得於退食之餘廣咨博訪確有見聞即可入告以裨 廟堂耳目之所未及此我 國家立制本意參酌歷代而無弊者也雍正元年以六科內陞外轉一事奉 旨著歸都察院管乃一時權宜之法然自此以後科臣循照臺例一切城倉漕鹽等差與御史一體開列於是六科各員奔走內外朝夕勿違或遞相署

理至有本科祇留一人者本章到科匆匆過目即以付行不及詳細審讀又其甚不得已則閭閻雀鼠之牘雜進於 內朝簿書期會之吏接跡於禁籞判署紛紜輕重倒置非所以欽崇 綸綍整肅聯常也臣請 勅下在廷考正六科之制一切悉還其舊則臺自爲臺省自爲省給事中之名既正而後專責以言孰敢不職思其居竭誠盡慎以仰報 國家者乎至於內陞外轉會典舊例各科將條陳參劾本章造冊移送吏科序俸開列題請 欽定是則資之淺深言之當否御覽昭然原無待他屬而後定也且 國初以來臺省未嘗合一不聞差遣乏員倘以城倉漕鹽等差事屬繁要人數未敷則但當增置御史之員不必更分給事之任抑臣更有請者會典開載凡內閣交出密本由各該科掛號即將原封送

各該部取職名附簿備查是從前密本未有從內閣徑下者
卽前代中書門下兩省更互校驗之意也今臣到任以來見
所發各科本章祇有紅本而密本並未一見至 皇上諭旨
徑由內閣發部者臣等遲至浹旬始得從邸抄一讀如此則
雖欲有所論列或已無及於事似非設立科臣之初指也嗣
後請聽臣等派出本科筆帖式二員每日輪班赴閣恭抄
論旨併所發各臣條奏密本既省掛號轉發之煩臣等亦可
不待邸抄卽得預聞 旨意備見奏章庶幾隨時論列以仰
贊 高深之萬一臣蒙 恩拔置掖垣心所未安不敢隱默
輒用核實上陳

議時文取士疏

乾隆三年禮部議覆

查兵部侍郎舒赫德奏稱科舉之制憑文而取按格而官已
非良法况積弊日深僥倖日衆古人詢事考言其所言者卽
其居官所當爲之職事也今之時文徒空言而不適於用此
其不足以得人者一墨卷房行輾轉抄襲膚詞詭說蔓衍支
離以爲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占
一經每經擬題多者百餘少者不過數十古人畢生治之而
不足今則數月爲之而有餘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可以
預擬而得答策隨題敷衍無所發明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且
人才之盛衰由於心術之邪正今之僥倖求售者弊端百出
探本清源應將考試條欵改移而更張之別思所以遴拔真
才實學之道等語謹按取進之法三代以上出於學漢以後

出於郡縣吏魏晉以後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
科舉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則皆出於時藝三代尙矣
漢法近古而終不能復古至漢以後累代變法不一而足其
既也莫不有弊九品中正之弊毀譽出於一人之口至於賢
愚不辨閥閱相高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者是
也科舉之弊詩賦則祇尙浮華而全無實用明經則徒事記
誦而文義不通唐趙匡所謂習非所用用非所習當官少稱
職吏者是也時藝之弊則今該侍郎所陳奏是也聖人不能
使立法之無弊在乎因時而補救之蘇軾有言得人之道在
於知人知人之道在於責實蓋能責實則雖由今之道而振
作鼓舞人才自可奮興若惟務徇名則雖高言復古立法立弊
生於造士終無所益今謂時文經義以及表判策論皆爲空

言剿襲而無用者此正不責實之過耳夫凡宣之於口筆之
於書皆空言也何獨今之時藝爲然且夫時藝取士自明至
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變者非不欲變誠以變之
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後且就此而責其實則亦未嘗不
適於用而未可概訾毀也何也時藝所論皆孔孟之緒餘精
微之奧旨未有不深明書理而得稱爲佳文者今徒見世之
腐爛抄襲以爲無用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唐順之瞿景淳
薛應旂等以及國初諸名人皆寢食夢寐於經書之中冥
搜幽討殫智畢精始於聖賢之義理心領神會融液貫通參
之經史子集以發其光華範之規矩準繩以密其法律而後
可稱爲文雖曰小技而文武幹濟英偉特達之才未嘗不出
乎其中至於姦邪之人迂懦之士本於性成雖不工文亦不

能免未可以爲時藝咎若今之抄襲腐爛乃是積久生弊不
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轉咎作法之涼不已過乎卽經義表判
策論等苟求其實亦豈易副經文雖與四書並重而積習相
沿慢忽既久士子不肯專心學習誠有如該侍郎所云數月
爲之而有餘者今若著爲令甲非工不錄則服習講求爲益
匪淺表判策論皆加覆覈則必淹洽乎詞章而後可以爲表
通曉乎律令而後可以爲判必有論古之職斷制之才而後
可以爲論必通達古今明習時務而後可以爲策凡此諸科
內可以見其本源之學外可以驗其經濟之才何一不切於
士人之實用何一不可見之於施爲乎必變今之法行古之
制則將治宮室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訟獄聽於是軍
旅謀於是又將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其母乃徒

爲紛擾而不可行又况人心不古上以實求下以名應興孝
則必有割股廬墓以邀名者矣興廉則必有惡衣菲食敝車
羸馬以飾節者矣相率爲僞其弊滋繁甚至借此虛名以干
進取及乎莅官之後盡反所爲至庸人之不若此亦近日所
取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數又何益乎若乃無大更改而仍不
過求之語言文字之閒則論策今所見行表者賦頌之流是
詩賦亦未嘗盡廢至於口問經義背誦疏文如古所謂帖括
者則又僅可以資誦習而於文義多致面牆其餘若三傳科
史科名注書學算學崇文宏文生等或駁雜紛歧或偏長曲
技尤不足以崇聖學而勵真才矣則莫若懲循名之失求責
實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補救之爲得也我 聖主洞見取士
源流所降 諭旨纖悉坐照司文衡職課士者果能實心仰

體力除積習杜絕僥倖將見數年之後士皆束身詩禮之中
潛心體用之學文風日盛真才日出矣然此亦特就文學而
言至於人之賢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決定者故立法取士
不過如是而治亂興衰初不由此無事更張定制爲也所奏
應毋庸議

臺灣善後疏

趙士麟

竊惟自今國計之大者莫過臺灣善後一策往者羣醜肆逆
海寓沸騰 皇上聖策風行神謀電發端拱宸陛蕩滌萬古
薄海內外罔不臣服此千古之盛烈也而又 睿慮所思不
遺一物英斷所及遠過百王臣之至愚何能仰贊高深萬一
然芻蕘之言至人擇焉故不揣固陋敢披陳之臣備員通政
有臣同官今僉都御史臣陳汝器向久在閩中臣諮詢之言
臺灣情形甚悉臺灣乘風帆一日可至否則越日甚近耳此
地方千里之廣土著之番人四十餘社雖所處遠近不同然
皆可漸馴而化也漢人戶口則號稱殷庶厥土膏腴五穀無
不可藝產佳錫山林樹木甚蔚取鹿於野取魚鹽於海不可
勝紀誠沃區也夫澎湖一隅耳明時曾守之况臺灣之大哉

臣以爲宜倣廣東瓊州例而變通之安置流官設一府兩縣以治其民設一總兵以鎮臺灣設一副將以鎮澎湖以千里所產供駐防之需芻蕘糗糧不可勝用卽稍稍協濟餉亦無幾若是而沿海守汛之兵可減如明時倭人紅毛飄突之患可以建威而豫消勸農桑說學校數年後不特休養生息之衆可培爲外藩卽詩書禮樂之化亦可漸興而比美於內地一統無外之宏規孰大於是若不籌所以善後恐承平日久巨鯨大鯢復窟於其間又煩 痛堂之區畫矣但流官資俸與直省不同三年卽與陞遷文移之往來不宜拘以程限遲速則人人樂趨且無尾大之慮矣

理財三策疏

柴潮生

竊惟治天下之要務惟用人理財兩大事用人者進君子退小人而已理財者使所入足供所出而已我 皇上旰食宵衣旁求籲俊用人之際 聖心自有權衡惟是理財一道則承平日久供億浩繁損上益下之念無日不厯於 宸衷而量入爲出之規尙似未籌乎至計禮曰財用足故百志成若少有窘乏則蠲徵平賦恤災厚下之大政俱不得施遲之又久則一切苟且之法隨之以起此非天下之小故也大學之言理財曰生日食曰爲日用夫生與爲事屬乎下者也今天下之人皆知致力上不過董其綱紀而已食與用權操乎上者也非通各直省爲計合三十年之通俾寬然有餘不可頃見臺臣請定會計疏內稱每年所入三千六百萬出亦三千

六百萬食不可謂寡矣又直隸修水利部臣至請捐道府大員用不可謂舒矣臣觀往古承平之餘每以乏財爲患其時之議不過曰汰冗兵省冗員行節儉今行伍無虛籍廩給無枝官宮府無妄費是節之無不至也過此則刻覈吝嗇矣唐宋之稅糧有上供有送使有畱州催科有破分卽明萬厯以前征追亦止以八九分爲準至張居正當國乃以十分考成今直省錢糧俸餉之外存畱至少而且地丁有耗羨關稅有盈餘鹽課有溢額是取之亦無不至也過此則爲橫征暴斂矣然就今日計之則所入僅供所出就異日計之則所入殆不足供所出以皇上之仁明國家之休暇而不籌一開源節流之法爲萬世無弊之方是爲失時以臣等荷叨厚恩備官臺省而不能少竭涓埃協贊遠謨是爲負國雖其事至

重斷非弁昧之見所能周悉然事無有要於此者固不能默而息也以臣之計一曰開邊外之屯田以養閒散一曰給數年之俸餉散遣漢軍一曰改捐監之款項以充公費三者行而後良法美意可得而舉也何也臣聞宋太祖之有天下也舉中國之兵只十六萬至英宗治平年間至百二十萬國力爲之耗竭神宗思革其弊於是王安石行保馬之法以汰兵行市易免役之法以生財而國事已去明之宗枝不仕不農仰給宗祿至中葉以後乃其蓬而居分餅而食男四十不得娶女三十不得嫁何也力不足以給之也今滿洲蒙古漢軍各有八旗其丁口之蕃昌視順治之時蓋一衍爲十而生計之艱難視康熙之時已十不及五而且仰給於官而不已局於五百里之內而不使出則將來上之弊必如北宋之養兵

下之弊亦必如有明之宗室此不可不籌通變者也臣竊以滿洲閒散及漢軍八旗皆宜設法安頓查沿邊一帶至奉天等處多水泉肥美之地近日廷臣如顧琮等俱會請開墾請遣有幹略之大臣前往分道經理果有可屯之處特發帑金爲之建堡墩起屋廬置耕牛農具令各旗之滿洲除正身披甲在京當差外其家之次丁餘丁力能耕種者令前往居住其所耕之田卽付爲永業分年扣完工本此外更不陞科惟令其農隙操演則數年之後皆成勁卒復可資滿洲之生計其逐年發往軍臺之人養贍蒙古徒資糜費莫若令其分地捐資効力此後有願往者令其陸續前往此安頓滿洲閒散之法也至漢軍八旗已奉有聽其出旗之旨以定例太拘有力願出者爲例所格例許出者多無力之人恐出旗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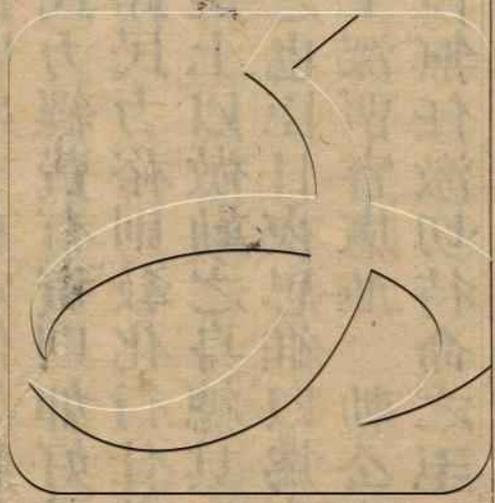
無以爲生以故散遣寥寥今請不論其家之出仕與否概許出旗其家現任居官者各給以三年之俸餉其無居官者統給以六年之餉銀其家產許之隨帶任其自便蓋彼在旗百年勢難徒手而去若許帶家產又有并給三年六年之俸餉將此一項經營亦可敵每年所給之餉則貧富各不失所而五年以後國帑之節省無窮卽一時不能盡給分作數年以次散遣帑藏亦不至大誦其都統以下章京以上等官各按品級陸續改補綠旗提鎮將弁此安頓漢軍之法也臣又按耗羨歸公者天下之大利其在今日亦天下之大弊也往者康熙年間法制寬略州縣於地丁之外私徵火耗其陋規匿稅亦未盡剔釐上司於此分肥京官於此勒索遊客於此染指分肥則與爲蒙蔽勒索則與爲游揚染指則與交通關說

致貪風未泯帑庾多虧自耗羨歸公之後一切弊竇悉滌而清之是爲大利然向者本出私徵非同經費其端介有司不肯妄取上司亦不敢強其賢且能者則能以地方之財辦地方之事故康熙年間之循吏多實績可紀而財用亦得流通自歸公之後民間之輸納比於正供而絲毫之出納悉操內部地丁之公費除官吏養廉之外既無餘剩官吏之養廉除分給幕客家丁之修脯工資事上接下之應酌與馬蔬薪之繁費此外無餘剩每地方有應行之事應興之役捐已資既苦貧窶請公帑實非容易於是督撫止題調屬員便爲整頓地方矣不問其興利除弊也州縣止料理案牘便爲才具兼優矣不問其農桑教養也臣不敢泛引請以近事之確鑿有據者言之足民莫大於墾荒而廣東一省荒田至二萬頃無

有過而問也足民莫大於水利而西北各省水道從無疏濬陝西鄭白二渠昔人云漑田六萬頃今湮塞不及漑百餘頃湖廣出米接濟東南而湖岸之堤工派官派民究無長策也足民莫大於平糶而貴糶則時價不得平賤糶則採買無所出紛紜議論究無定局也而他可知矣此皆由於一絲一忽悉取公帑有司每辦一事上畏戶工二部之駁詰下畏身家之賠累但取其事之美觀而無實濟者日奔走之以爲勤故曰此天下之大弊也夫生民之利有窮故聖人之法必改今耗羨歸公之法勢無可改惟有爲地方別立一公項俾任事者無財用窘乏之患而後可課以治效之成臣請將常平倉儲仍照舊例辦理其捐監一項畱充各省之公用除官俸兵餉之類照常動用正項其餘若災傷之有拯恤孤貧之當養

贍河渠水利之當興修貧民開墾之當借給工本壇廟祠宇
橋梁公廨之當修治採買倉穀之價值不敷皆於此項動給
以本地之財供本地之用如有大役大費則督撫合全省之
項而通融之又有不足則移隣省之項而協濟之其稽察之
權屬之司道其核減之權操之督撫內部不必重加切核則
經費充裕節日疏闊而地方之實政皆可舉行或疑復採買
則穀貴不知常平之行二千年矣最爲良法前者採買與收
捐並行又值各省俱有荒歉賑貸告糴雜然並舉故穀貴非
一常平之買補可致穀貴也且捐監一項或銀粟兼收或豐
收本色歉收折色皆可以調劑常平之不逮也或疑此項不
歸正供有司必多侵蝕浮冒不知巧黷之夫雖正供亦能耗
盡廉謹之士雖暗昧不敢自欺設官分職付以人民只可立

法以懲貪不可因噎而廢食唐人減劉晏之船料而漕運不
繼明人以周忱之耗米歸爲正項致逋負百出路多餓殍大
國不可以小道治善理財者固不如此也此捐監之宜充公
費也三法旣行則度支有定他如關稅鹽課之溢額皆可量
加裁減以裕民力經費有資則如好善樂施之類皆可永行
停止以清仕路民力裕則教化行仕路清則風俗正教化行
而風俗正 皇上以敬勤之身總其綱紀鞏固靈長之業猶
泰山而四維之也臣日夜思維以爲當今之要務無急於此
者伏乞 皇上深畱睿慮並 勅公忠有識之大臣詳議可
否以漸施行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論孫嘉淦派令修順義城工疏

金溶

賞罰者人主御世之大權賞得其當則人人知勸罰得其當則人人知懲向來臣工有罪於應得處分外閒罰令出賞効力者緣其在任之日素無清名但視其職猶不足以蔽辜是以罰令出賞効力使天下曉然知所得者究不能爲子孫身家之計明以開急公贖罪之條默以寓禁暴止貪之意法誠善也今孫嘉淦歷任以來其能否優絀臣亦未敢深論至其操守之不苟久在 聖明洞照之中而亦中外之所共知今亦令其出貲効力似於用罰之本意有所未協將於國體不無少損且令天下督撫聞之謂以嘉淦之操守可信尙不免於議罰恐一不得當而已卽踵其後將必隳其廉隅以豫爲將來之地是一賞罰之行卽天下風聲之樹誠不可不慎也

臣係雍正八年嘉淦為會試副考官所取士誼屬師生臣不敢避師生晉接之微嫌忘 國家賞罰之大計用是據理直陳伏乞 聖明采擇

培養元氣疏

金 溶

臣聞國之所治者民民之所賴者養是以有天下子萬民者其道必以遂其所欲給其所求為最急家苟甯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人者乃自安之術民於今日生齒日益繁費用日益廣財之流也不見其充財之用也常苦其誦養生之累深而有生之樂寡救死之念切而畏法之情輕京師者天下士民之所樂趨也今乃殷實不及於前時規模大減於夙昔推之各省抑可知已 陛下臨御以來綸綍之宣無非國計綱紀之

布俱關民生以箴諫為國華以謙沖為治本當此時而富壽不登治化未洽追懷前修實用內熱此臣反覆思維而願直陳於 聖主之前也比者天災流行亦甚頻矣乾隆三年陝西地震為害甚鉅四年河東山東咸被水災今竝浙江福建湖北之地亦有淹浸之患從來外吏之弊揣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惡聞者則小其事災異之來得達 九重之上者慮未必盡實幸而實矣而蠲賑之下逮者慮未必無遺故與其補苴於已然之後不若保護於未然之前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已亂已危則無及也故今日所當務者在乎培養元氣臣愚不能周知治體竊以所見及者六事具陳於左雖所以厚國脈而裕民生者不盡乎此然千慮之愚冀或一得惟 陛下裁察一日開荒之地免其升科二日帶徵之項宜

加豁免三日守令殿最必以民事四曰關稅額外免報盈餘
五日京師鋪面門稅請免徵收六曰積誠以感召和氣凡此
六事行之必有效益昔我 聖祖仁皇帝道冠古今澤被寰
寓人到於今咨嗟嘆息者必以體仁長人爲稱首散小儲以
成天下之大儲損小寶以固聖人之大寶則所以養民生之
元氣而綿無疆之休者固可行之萬世而無弊也我 世宗
憲皇帝遺詔內云凡各衙門條例有從前本嚴而朕改易從
寬者此從前部臣定議未協朕與廷臣悉心斟酌而後更定
以垂永久者也應照更定之例行若從前之例本寬而朕改
易從嚴者此乃整飭人心風俗之計原欲暫行於一時俟諸
弊革除之後仍可酌復舊章此朕本意也向後遇此等事則
再加斟酌若有應照舊例者仍照舊例行夫張而不弛文武
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則所
以爲國計久長者其意可深長思矣臣身值太平之盛幸際
無事之時非不知緘默可以容身苟且亦可塞責但思知無
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國家之大政未有重於民生
民情之厚望要惟在於寬大仰見我 皇上有惠下之念而
衆情未洽有圖治之懷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
光宅於天下有覆載甄陶之量而未溥被於無方故臣每中
夜靜思展轉而不能自己也伏願體天地之大德法 祖宗
之寬政事事以厚生爲基時時以固本爲念毋務於速成毋
怠於持久將見資富能訓化美俗醇唐虞三代之風不難再
見於今日固臣之願也社稷之福也萬世人民之慶也

國朝文錄卷之三十一

奏議類上編六

亢旱應詔言事疏

儲慶趾

臣以庸愚忝居言路自分區區涓埃報效無過於言又當
皇上貶損威嚴下剴切求言之詔於此時也而終緘默不言
揆諸分誼臣心實有難安臣聞天道若持衡然故雨暘燠寒
無時不得其平而氣化偶偏必於亢陽伏陰示其象然往來
推行久而必復其常者天道之無私也君道法天亦若持衡
然故喜怒刑賞無事不得其平而意見偶偏必於用人行政
露其機然斟酌損益終必歸於大中至正者君德之極盛也
漢臣董仲舒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天人相應捷於桴鼓
春秋所以詳書災異也 皇上至聖極明一切措置施為雖

堯舜無以加之豈有纖芥之事足以召祲致災者但愚臣蠡測管窺以為自古人主患不明惟 皇上患明之太過自古人主患不斷惟 皇上患斷之太速即如今之擢一官黜一差要皆外臣所莫測者在滿臣未必盡然而於漢臣特加意行之務令出人意表為擬議所不及此則 皇上意見之稍偏而愚臣所謂聖明英斷之太過者也史臣之贊堯曰迺聖迺神宋儒朱子曰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夫所貴乎不測者錯綜參伍與時偕行而非於彼於此不可思議之謂也此雖不足上累 聖德萬分之一然臣尤願 皇上開誠布公太和翔洽要使天下服 皇上用人之至當而不必徒使天下驚 皇上用人之甚奇若云防微杜漸不得不爾則國法具在試問諸臣行事之邪正又誰能欺 皇上之洞鑒者抑臣又

聞之唐臣韓愈曰獨陽為旱獨陰為水君陽臣陰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今 皇上宵衣旰食焦勞於法宮之中而王公大臣拱手備位曾不聞出一謀獻一畫上贊 主德輔宣聖化是君勞於上臣逸於下天道下濟而地道不能上行其於致旱理或宜然臣區區之忱願 皇上虛中無我一切用人行政不改鑑空衡平之體又於一二純誠憂國之大臣時 賜召對清宴之餘資其輔益必能時雨時風銷殄旱災矣臣冒瀆 天威仰答 明詔不勝戰栗待罪之至

原太守其俗不知緝績冬月無衣積細草卧其中實賣儲峙
詣雁門廣武迎織師教民紡織績絳練縑民得以免寒若松
江府舊無梭布明萬厯閒廣東老婦教之遂以成俗夫五原
今河外地越老婦至無能耳紡織之益尙能如此况禹貢九
州之域加以有司訓教利自十倍於前臣請 敕下直省督
撫通行州縣有能紡織者無務華靡無益之飾不能者官發
紡織之具迎善織者爲之師不三五年民自勤於紡織而布
帛可以有餘矣一黃河水勢東西莫定河灘地畝坍漲靡常
每有昨本爲河而忽焉填淤亦有今方耕種而水至成河不
可爲閭閻之恆產卽不能充州縣之正供臣自山西永濟縣
渡河至陝西潼關縣瀕河地方向因蒲朝爭界遣員踏看不
論地形高下一總升科今二省被水之民完納不前每多賠

累徒有增額之名未獲升科之實伏乞

救下山陝督撫逐

一勘明其實在高地不虞淹沒者照舊升科若低窪之區請
將所增糧額永行豁免庶民勸於墾而無後累矣一臣見今
之議錢法者皆曰銅少臣愚以爲銅少之故由於下洋太多
而僉謂銅有藉於外洋是夫不然臣考三代以來錢之多莫
過於漢史言元狩前都內錢貫朽而不可校初元永光閒內
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王侯將
相氓庶之家富至鉅萬千萬或數百萬皆錢也大司農及民
閒日用之錢尙不在此數中錢之多有如此而又用銅以作
兵器以造器皿終不患於乏銅蓋其時海洋未通以中國之
銅止供中國之用故也東漢而下海邦漸至中國之銅始少
臣聞長老言 聖祖仁皇帝初未開洋禁民間銅器尙多盜

銷私鑄開亦有之然未以乏銅為慮自洋禁開而銅始患少矣臣頃在四川有語臣者云四川雲南之銅每百觔輒有銀數兩中國之水不能出銅中之銀惟外洋能出之姦民每將紅銅賣與洋船俟銀既淨然後復入中國謂之條銅推之他省所出亦當如是是今日洋中之銅名產於洋而實即自中國者銅之所以日少質之所以日低職此之由臣請 敕下沿海督撫嚴諭州縣洋船入境敢以紅銅私與洋船買賣者照硝磺私鹽之律從重治罪則紅銅不得下洋鼓鑄自無少銅之患矣一臣查舊例 朝廷每有 恩詔凡斬絞人犯罪非常赦不原者概行寬免其軍流人犯未至配所亦邀 恩釋放惟已在配所自順治八年八月 恩詔後未有赦宥之條臣近經數省見軍流人犯或隻身遠徙骨肉久離或妻子

同行老年鰥獨熒熒異地實可哀矜臣竊思軍流之與斬絞其罪輕重懸殊重者邀 恩悉赦輕者乃有赦與不赦之別軍流中情罪亦各不同有強盜免死發遣者有命案人犯減等發配者有緣雜犯比例遣謫者若命盜二案之正犯中途遇赦得回原籍而比例之雜犯反長繫他鄉於情更覺可憫臣請 敕下直省督撫詳查所屬之軍流人犯共有若干除在配所已經入籍不願還鄉聽其自便外其餘酌其罪之輕重詳其年之遠近具奏請 旨加以殊恩量從赦宥則小民咸沐下車之仁矣一臣見外官自州縣而下有雲貴川廣之人仕於直隸山西亦或江浙福廣之人仕於川陝其路途相去遠或萬餘里近亦在五六千里之外舟車之費跋涉之艱所不待言而且莅任之初語言未曉風土未諳又或憑限稽

遲曠官不免更有父母在堂子身遠宦晨昏既曠音信罕通甚之佐雜微員離鄉太遠頂名替職諸弊叢生臣伏見唐時掌選官各就注其地之官為令佐者宋時知縣銓選雖甚遠無過三十驛三十驛者九百里也今請略仿其意外官自府及直隸州以上除授不計遠近屬府之州縣離家遠者不得過二千里佐雜等官照教諭訓導例就在本省銓補定以八百里或五百里之限則地便其人便其地吏治民生均為有益矣

請復性理論摺子

魏成憲

奏為請復鄉會場兼試性理論之舊制以崇正學而迪士心恭摺奏 聞仰祈 聖訓事竊臣敬誦乾隆五年 高宗純

皇帝諭旨近來留心詞章之學者尚不乏人而究心理學者蓋鮮總因居恆肄業未曾於宋儒之書沈潛往復體之身心以求聖賢之道學而不正則道不明有宋周程張朱諸子得孔孟之心傳而於理欲公私義利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則為君子悖之則為小人為國家者由之則治失之則亂實有裨於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朕願諸臣研精宋儒之書以上溯六經之闡奧明體達用以為啟沃之資治心修身以端教化之本將國家收端人正士之用而儒先性命道德之旨有

此大哉 聖人之言誠萬世不易之常經也臣查鄉會試舊制士子各習一經第二場向用經文四篇性理論一篇嗣於乾隆五十二年議令士子全讀五經第二場裁去論一篇五經各出一題於五十八年為始歷科遵照辦理至今已三十年查鄉會試二場論一篇向於 聖祖仁皇帝御纂性理精義中出題自裁去論題後士子於性理一書不但不能通其義抑且不復誦其文臣會試中式時總裁係原任大學士蔡新屢為臣言入闈校文務將性理論細閱則其人之性情心術及是否究心理蘊一望可知臣愚竊謂欲正官方先端士習欲端士習先迪士心理欲之界審自知砥厲廉隅義利之辨明何至盪盪不飭宋儒之學全在窮理窮義若 功令復試性理之論則士子必讀性理之書涵泳漸摩不無裨益臣

管蠡之見鄉會試除第一二場不議外其第三場策題五問較之 殿試 制策四問本多一篇應請減去策一篇以符殿試之數仍用性理論一篇以復從前鄉會試之舊制如此一轉移閒篇數並不加多而試題似臻完備倘蒙 俞允敬請於道光五年乙酉正科為始嗣後鄉會試第三場均用論一篇策四篇通行各省俾士子先期肄業待試從容益昭我 皇上法 祖崇儒道民以德之至意

此大哉... 乾隆五十二年... 奏議類上編六

征邪教疏

洪亮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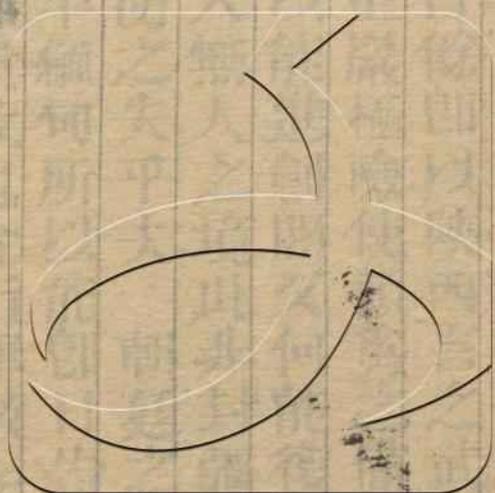
今者楚蜀之民聚徒劫眾陸梁一隅逃死晷刻始則惑於白蓮天主八卦等教欲以祈福繼因受地方官挾制萬端又以黔省苗氛不靖派及數省賦外加賦橫求無藝忿不思患欲借起事以避禍邪教起事之由如此然臣以為邪教實不足平也何則伊古以來焚香聚徒斂米入教漢之張角張魯晉之孫恩盧循六朝及唐川蜀之米賊宋之儂智高明之劉六劉七趙風子徐鴻儒唐賽兒等類皆起於中葉以後政治畧弛之時然皆不旋踵即撲滅若我朝聖聖相承振綱飭紀每有賑卹不惜百萬帑金視民如傷愛眾若子此不特中外知之陷入邪教者知之即為邪教之首者亦知之故臨陣撐拒必言受地方官重害以致背皇上大德試思此等

皆身罹叛逆萬死不足贖之人而天良不昧尙如此臣故云邪教不足平也臣今敢有請者以爲脅從宜貸也邪教入一村則燒一村人一鎮則燒一鎮以脅良民爲賊耳邪教既退州縣官又利其燒燼之餘屏民使不得歸於是良民始不得不從賊邪教滋擾數省首尾三年燒村鎮愈多則無身家衣食之民附麗之者愈衆邪教亦不甚愛惜每行必驅之使前或抑之使後以抵官兵故諸臣入告云殺數千人數百人卽此無業之流民非眞邪教也非眞賊也且此曹每州縣動輒以萬計可盡殺乎卽可盡殺亦非 皇上如天之仁所忍出此也故臣以爲脅從宜貸一則開愚民之自新一則離邪教之黨羽黨羽旣散眞賊乃出從此官兵刀箭鎗砲之所傷乃眞邪教也乃眞賊也一則吏治宜肅也今日州縣之惡百倍

於十年二十年以前上敢噉 天子之法下敢竭百姓之資

以臣所問湖北之宜昌四川之達州雖稍有邪教然民皆保身家戀妻子不敢犯法也州縣官旣不能消弭化導於前及事有萌蘖卽借邪教之名把持之誅求之不逼至於爲賊不止臣請凡邪教所起之地必究其激變與否與起釁之由而分別懲治之或以爲事當從緩然此輩實不可一日姑容明示剝懲旣可舒萬姓之冤亦可塞邪民之口蓋今日州縣其罪有三凡 朝廷捐賑撫卹之項中飽於有司皆聲言填補虧空是 上恩不逮下一也無事則蝕糧冒餉有事則避罪就功州縣以蒙其道府道府以蒙其督撫甚至督撫卽以蒙皇上是使下情不上達二也有功則長隨幕友皆得冒之失事則掩取遷流顛踣於道之良民以塞責然此實不止州

縣封疆之大吏統率之將弁皆公然行之安怪州縣之效尤乎三也一則責成宜專也楚撫守楚豫撫守豫陝撫守陝戰雖不足守必有餘卽以陝西言之武關潼關蒲關東面之三門也其地皆重巖極險使預爲之備先使百人守之賊何以能入武關何以能進劍閣又何能復入雞頭趨褒斜東西蹂躪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此非封疆大吏不知地利不知形勢不先事預防之失乎夫朝廷之馭天下不過賞罰二端前者平金川平緬甸所以能卽日告功者賞罰嚴明賞必待有功罰不避勲貴故也今行軍數年花翎之錫者至千百而賊勢愈熾蹂躪之地方愈多則功果安在乎將弁之棄營汎棄鎮堡常與賊鋒相避者大吏又務爲掩飾則咎果誰任乎况有功而使無功者受其賞則有功者解體有罪而使無罪者代其罰則有罪者益恣故臣以爲今日之事朝廷則賞必當罰必行親民之吏則各矢天良封疆之臣則各守地界制上下欺蒙之弊除彼此推諉之情如是而邪教不平臣不信也臣謹疏



請飭督撫詳慎甄別以澄吏治疏

辛從益

外省甄別與京員不同京員雖由各堂官甄別而耳目甚密
稍有徇私之弊難逃 聖明洞鑒督撫所居距京師數千里
若公忠爲國明體達務之督撫所甄別自中正無私不然者
居心未淨所識又偏權勢既尊操縱甚易或徇私容庇或性
分乖張則所謂衰庸者不果衰庸而真衰庸者反逃吏議也
且督撫之好尚各殊斯其所甄別亦異剛決者喜果銳則必
視安靜之吏爲庸鈍明敏者喜圓通則必視慙直之士爲庸
迂甚至以利口捷給者爲才因以厚重少文者爲庸以供應
承順者爲才因以趨迎簡拙者爲庸豈知州縣有當切責之
處亦有當體恤之處如案件之久懸不結錢糧之延宕不交
盜賊多而不勤捕緝胥吏擾而不嚴約束保甲廢弛奸宄潛

滋此宜切責者也江浙多民欠而官墊為難漳泉多械鬪而官辦不易江南有慣鬧之漕收福建有難消之鹽課倉庫之虧或由前任軍需之藏豈無分攤此宜存體恤者也一刁民上控而本官逮訊人証牽連委員輾轉案未審而官民困矣大員過境家丁婪索託銷書籍書未到而價先付屬薦幕友幕雖劣而俸必捐若此之類不可勝舉其應命者為能員不能者則為庸吏矣其或自恃公正過為刻覈接見屬員動加呵斥州縣震恐詢以公事不敢出聲倘一概目之為庸亦恐下情不通而所謂庸者非真庸也臣愚以為大吏必持廉法之大綱略趨承之末節務辦事之勤能責安民之實效揣時事之難易量才分之優絀而又常存敬畏之心然後能為生民黜庸吏能為天下惜人才

擬請復漢儒盧植從祀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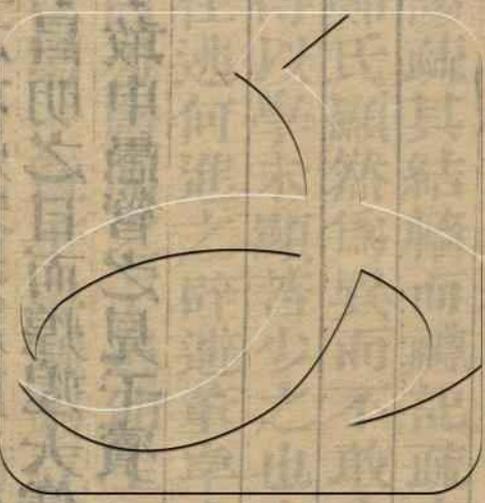
杭世駿

臣案禮記一書為羣經之總滙其間兼言二代之制不無純駁之異而後儒立解大約推尋義理則易考釋名物則難惟後漢大儒鄭康成盧植二人得師說於不傳之餘深文奧解迴絕攀躋誠經學之大師聖門之宗子也有唐貞觀十四年增定孔廟從祀者凡二十二人而植與康成實在其列當時敕撰五經正義羣儒論議何止百家諸臣考定同異至詳且晰從祀之典獨取此二十二人亦可謂是非之公矣代歷千年未之有改至明嘉靖九年從輔臣張璁之議以盧植鄭康成等學未顯著罷其從祀逮我 聖祖仁皇帝推崇經學特復鄭康成之從祀而盧植大儒迄今未有議者夫植之解禮記雖無傳書據鄭志荅灵模云注記時執就盧君則康成注

禮亦嘗就問於植矣孔穎達唐世大儒其撰正義自蕭望之許慎賀循而外南北諸儒若庾蔚賀瑒皇甫侃熊安生諸人莫不挾其疵謬疏其結轡而禮記疏中所根據於植者凡二十九條皆與鄭氏顯然為異而不敢少加評駁則植之於禮純矣粹矣焉得以學未顯著少之也夫康成隱修經業杜門不出其大節在逃何進之辟避董卓之徵而植當漢緒衰微中人構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幼主河津之間造次必於忠義為東漢宗臣第一暨乎卓議廢立楊彪袁隗之徒皆喬木世臣坐而結舌植獨抗論不回幾觸凶燄此非服膺聖教博習經訓者能若是見危不奪乎故苟爽推九家之易慎墨而就三公蔡邕正七經之文依回而參論議未若植之勁節彪炳照羅史冊者也推其經術則如此條其行誼則如彼當復

從祀無可疑者我 皇上睿智聰明超越前聖凡儒生 攻苦皆青宮懋勉時所徧歷於傳經明道之言至為粹美前儒得失皆在聖心臣備職儒官與修三禮推求義類知羣言未立之初如幽室之求燭若非盧鄭二儒深切著明後學豈易藉手當此經學昌明之日而煌煌大儒不得與於千秋之俎豈豈非闕事乎敢申愚管之見不瀆 宸嚴無任戰兢凜慄之至

臣等伏讀 上諭以本月初一日日食九分有奇十五日又
竊臣伏讀 特詔九卿科道各陳所見仰見我 皇上敬 天勤
民之至意 求治孜孜必欲比隆於堯舜三代之盛心跪誦
之下欣悚交至復何敢撫拾瑣屑以瀆 聖聰輒就管見所
及擇其大者為 皇上陳之臣聞治天下之道莫大乎得人
而用人之方莫要乎隨才而器使我 聖朝培養人才將二
百年 皇上拔擢內外臣僚及收錄新進小臣凡數百人又
詔大臣密保賢能咸經 聖鑒臣愚竊謂欲求得人則保
舉一法可長行也蓋人之才具各有所宜或長於政事或長
於文學或長於兵或長於農自古而然莫能違易其性今用
人之法隨資而敘為此官也則為此事也其開明敏通達所



擬日食言事請保舉人才摺子

陳鶴

竊臣伏讀 上諭以本月初一日日食九分有奇十五日又

月食 特詔九卿科道各陳所見仰見我 皇上敬 天勤

民之至意 求治孜孜必欲比隆於堯舜三代之盛心跪誦

之下欣悚交至復何敢撫拾瑣屑以瀆 聖聰輒就管見所

及擇其大者為 皇上陳之臣聞治天下之道莫大乎得人

而用人之方莫要乎隨才而器使我 聖朝培養人才將二

百年 皇上拔擢內外臣僚及收錄新進小臣凡數百人又

詔大臣密保賢能咸經 聖鑒臣愚竊謂欲求得人則保

舉一法可長行也蓋人之才具各有所宜或長於政事或長

於文學或長於兵或長於農自古而然莫能違易其性今用

人之法隨資而敘為此官也則為此事也其開明敏通達所

任咸宜者固不乏人而庸懦偷惰備員而竊祿者亦不少矣
國家憲章明備治法具舉此庸懦偷惰之輩濫廁其列固
無可非刺而循資按格以馴至顯達者時或有之然而多一
庸懦偷惰之人卽少一明敏通達之人而人才日壞矣今欲
力矯其弊莫若仍用保舉之法而詳其條例伏祈 皇上敕
下內外大臣各舉所知略倣宋臣司馬光所言可備獻納可
備監司可備顧問可備著述善聽獄訟善治財賦諸科明著
其狀每歲各舉若干人令吏部先爲存記遇有應陞應調應
補之處皆令據實分晰論資應用者爲某保舉堪用者爲某
某爲某所保某爲某等所保開列清單奏請 欽點如點用
保舉之人卽將保舉大臣姓名一併存記所保稱職者予以
議敘如所保不稱其職則予以議處其或背公營私心懷苟

且所保不公不實者一經發覺卽予以嚴議其庶僚之中有
實在庸碌無能二三年內無一人保舉者及大臣二三年內
不保一人者皆爲不稱其職可以量爲降黜如此則大臣皆
畱意人才小臣亦各自奮勉行之數年必可收得人之實效
也至於內而學習外而試用人員本有甄別之法今亦一概
保畱臣謂與其壅積多人賢愚同滯孰若就其才具之稍次
者分別改補旣可疏通仕途亦可使人仕之始無冒濫之弊
也至於州縣一官尤爲親民要職 皇上屢降諭旨求悃愾
無華之吏而外省積習惟以刻剝小民逢迎上官者爲賢有
差使者以差使累民矣有賦稅者以賦稅累民矣其故皆由
於大吏之不法甚至有方面大員聲名平常已經 聖明洞
鑒而督撫保薦以爲通省出色之員者此風斷不可長伏祈

皇上嚴飭督撫痛改積習考察屬員不許違拗公論其有差使賦稅俱令妥爲調劑州縣中果有勤求民瘼爲百姓請命者俱令督撫特爲轉奏毋許壅遏其墾田積穀義學保甲之類毋許視爲具文俱責以實心實政方與保薦庶州縣漸有起色又如去年畿輔大水 聖恩加意撫綏災黎不至失所今江西等省多有旱蝗上廩 宸衷特距京稍遠恐督撫以下意存諱飾奉行不力伏祈 皇上再降諭旨嚴飭各該督撫實心講求荒政其州縣等官果能拯救有方不致百姓流離失所者並許特爲保薦亦禦災之一道也又川楚等省軍務卽日告竣一切善後事宜已蒙 睿算指示周詳惟是外省營伍本極廢弛今經騷擾之後必須力爲整頓妙選將才精加操練其各處鄉勇除入伍及歸業外或有可就閒曠

之地使之開墾如古屯田之法令地方有司專領其事臣不能遙度伏祈 皇上敕下經略參贊督撫妥爲議奏施行仍令各舉堪勝將帥之人庶可以得營伍中之人才也又學校儲才之地 國家設學政教官原以教養士子爲先乃近日教官並無課士之實學政則僅歲科兩試一經其地視爲傳舍其賢者亦祇清介自守以爲奉職無過而於一切舉優考劣月程季課之事槩不之問如此則學校幾同虛設人才何由而出臣愚伏祈 皇上敕下各學政督率所屬教官實力課士略倣宋臣朱熹學校貢舉私議元臣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之法俾士子皆敦行尙品通經學古其教官之中果能課士有明效者許學政破格保薦量加拔擢此可以培植將來之人才也抑臣又思人才之所以壞由於人心之好利

皇上加意懲貪凡大吏之簞簞不飭者咸賜誅殛而好利之風仍未衰息營競苟且之習尙未悛改臣愚伏願皇上特敕九卿科道各舉清廉之吏其有操守素著衆口交推者出自天恩予以不次超擢其貪黷之吏亦令一併參劾一經察訪得實卽立予罷斥永不敘用庶好利之風可以衰止大小臣工各思洗心滌慮仰副 聖治庶幾有補於國計民生之萬一臣愚昧之見如有可采伏乞 睿鑒施行

